

武俠技擊長篇小說

鄭證因著



第二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鄭證因著

技擊長
篇小說

崑崙劍 第二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著 作 人 鄭 證 因

發 行 人 劉 彙 臣

出 版 者 勵 力 出 版 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電報掛號 三一〇九九

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長篇技擊小說
崑崙劍目錄
第二集

- 第一章 羣雄仗義夜圍蘭州……………一
- 第二章 緹騎捕良吏……………一〇
- 第三章 草上飛猖狂蘭州城……………一九
- 第四章 拒救援羣雄鏖戰……………二七
- 第五章 崑崙劍客三傳鉄妖令……………三六
- 第六章 再入蘭州將軍夜審……………四五
- 第七章 單劍門二醜……………五四
- 第八章 程萬里金環揚威……………六二
- 第九章 苦肉計闖重伏……………七一
- 第十章 挫伏兵突圍脫困……………七五

武俠技
擊小說

崑

崙

劍

第二集

鄭證因著

第一章 羣雄仗義夜闖蘭州

崑崙劍第一集敘述蘭州鎮守使司馬子謙因開罪於寧遠大將軍，安心陷害，欲置司馬子謙於死地，寧遠大將軍掌四省兵權，行轅中更有一般江湖能手，助紂爲虐，司馬子謙已陷網羅，此時崑崙劍客以寧遠大將軍身爲封疆大臣，以私人嫌怨，竟不顧將造成大罪，此時已兵困蘭州，崑崙劍客以鉄妖令，招集門下，星夜馳赴蘭州，救司馬子謙，此時歷屬崑崙派門下之八卦刀霍元凱，喬忠，追雲燕子柳鴻，鉄掌方飛，武師陳天柱，齊集黑泉驛，共義趕赴蘭州，而追雲燕子柳鴻等，深知此番入蘭州搭救司馬子謙，責任艱鉅，所以先趕奔洗馬莊，請當代名武師龍形八掌崔文佩相助，此人雖非崑崙派門下，與柳鴻等爲道義之交，與崑崙劍客亦有源淵，此人武功劍術名滿海內，柳鴻等約其相助赴蘭州救司馬子謙，無奈追雲燕子柳鴻等至鉄馬莊時，適值龍形八掌崔文佩結怨於綠林怪傑雪山二醜，七指塵申元化，禿龍莫小滄，雪山二醜已揚言赴鉄馬莊報復，崔文佩心緒不寧，更知自身應付不當，將有滅門之禍，柳鴻等弟兄三人，更因崔文佩之女崔氏三英暗地哀求柳鴻等，必須盡力爲崔文佩化解嫌怨，崔氏三

英已深知雪山二醜爲綠林中最難惹之人物，故請柳鴻，方飛，陳天柱盡全力保全崔文佩，果然雪山二醜相繼至鉄馬莊，一番惡鬥，柳鴻等潛身暗處暗助崔文佩，雪山二醜與崔文佩以絕技爭生死，崔文佩幾失敗於二醜之手，雖有柳鴻等潛伏暗處，亦無法挽救，此時突然有崑崙派能手，以鉄妖一枚，使雪山二醜鏖羽而去，不過二醜更定後約，於崔文佩終成不解之仇，龍形八掌崔文佩遂與柳鴻等弟兄三人趕奔蘭州，八卦刀霍元凱，更得到崑崙劍客鉄妖令，必須救司馬子謙脫險，羣雄夜圍蘭州，竟遇勁敵草上飛章天民以及涼州名武師三陰絕戶掌楚昆揚，靖海三傑，萬勝刀陸英方，子母金梭蕭世義，神拳邱文豹，而雪山二醜竟自不顧江湖信義，暗入蘭州，助草上飛章天民，必使崔文佩一敗塗地而後已，霍元凱等到蘭州南關外三星甸停船匿跡，入夜，由八卦刀霍元凱率龍形八掌崔文佩，穿雲燕子柳鴻，鉄掌方飛，武師陳天柱，入蘭州城，直撲鎮守使衙門，第一集卽敘述至此。

八卦刀霍元凱用鴛鴦鏢手法，打出一對青銅錢，鑰頭並無動靜，霍元凱頭一個翻上大牆，在牆頭上略一張望，向後面一點手，追雲燕子柳鴻一個巧燕穿林的身形，也飛縱到上面，仔細往裏看去，在大牆附近的一片房屋，全是黃沉沉黑，可是遠遠的望到了十幾丈外，大約是衙門大堂一帶，天空中却現起一片昏黃之光，顯見得下面燈火很亮，互相示意，要謹慎小心，要提防着暗箭。

依然是老武師霍元凱頭一個翻身竄下大牆，崔文佩，追雲燕子柳鴻，各自離開兩三丈遠，個人找

隱身之處，飄身而下，陳天柱，方飛，却遞着霍師兄之命，在牆頭一帶巡查，霍元凱縱躍如飛，身形毫不停留，往這衙門的當中撲去，趕到翻過兩道院落，已然看出衙門裏各院中，也是戒備很嚴，每一道院落，出入的地方，全有一小隊官兵把守着，全是鴉雀無聲，漸漸的翻到大堂後一道極大的院落，這正是大花廳，院中靠甬道路兩旁，排着兩排軍兵，全是服裝齊正，器械鮮明，一個個全是少壯的年歲，由兩名小武官統帶着，直排到花廳中，卻沒有一些聲息，可是花廳裏和院中，燈火通明，看情形是預備在夜間還要辦理什麼重要的軍務，霍元凱崔文佩柳鴻三人，此時全分散開，霍元凱頭一個從配房這邊撲奔花廳後面。

見這道院內的情形也是一樣，可是除了看到軍兵像是嚴陣以待，別的舉動一些看不出來，崔文佩這時從東邊轉過來，忽然遠遠的向霍元凱一打招呼，用手向西邊一指，霍元凱和追雲燕子柳鴻，向那邊望去，只見通着跨院一道八角門那裏，站着四名亮白頂子的武官，跟八名護勇，霍元凱崔文佩以及柳鴻，全撲奔這邊，仗着這三位風塵俠隱，全有輕靈的身手，不平凡的功夫，分三路越過這道八角門，外面也是一隊隊的護勇，順着箭道排下去，直到一座跨院門前止，那裏也站着兩位軍官，全是五品頂戴，門左右一邊是八名護勇，全是雙手帶的大砍刀，顯得威風凜凜靜悄悄站在那裏，遠遠的已經望到跨院內有幾對紗燈掛在門內，這座東跨院內是一座很精雅的院落，裏面沒有多少房屋，只有三間東

房，三間北房，靠南和西邊全是走廊，北房和東房也全有五尺寬的廊子，在北房的廊子下站定兩名差弁，全是灰搭連布四開襖褂子，帶着紅纓子緯帽，下面青布皮靴，垂手伺立站在那裏，靠台階下，另有四名親兵，守護着，這種情形看來，這跨院中定然是鎮守使在這裏未走了，這院中這麼多人守護着，無法探查屋中的情形。

龍形八掌崔文佩却從箭道那邊繞過去，奔了這所跨院的後面，一半爲是看一看還有什麼地方通着這段小院內，一半也爲的是把四周的形勢全查看清楚了，以防意外，崔武師竟發現這道院內的北房全有後窗，後房簷在另一道院落的，並不合前面通着，崔文佩趕緊向武師霍元凱，追雲燕子柳鴻打招呼，霍元凱柳鴻趕忙躲避着房下守衛的軍兵翻到後面，龍形八掌崔文佩低聲告訴後面可以往北房內窺探，霍元凱跟柳鴻各自施展輕功翻到後面這道小院內，這北房的後牆，一共有三個後窗，偏着西邊一排兩個，離得稍近，靠東邊那個後窗按形勢看來定是在暗間內。

這時老武師霍元凱從房頭上一縱身飛縱出去，並不往後牆下落，竟自燕子穿林式直撲西邊的後窗口，身形往牆上一貼近，兩手往窗沿上搭身軀綁住，跟着回過頭來向柳鴻崔文佩點頭，追雲燕子柳鴻向霍文佩低聲道，崔老師你向東邊那間窗口查看一下，窗內倘是暗間，請崔老師暫代巡風，柳鴻囑咐完了腳下一點也輕輕騰身縱起，往偏着東邊一點第二個窗口竄去，用倦鳥歸巢的身法，身形往窗口那

裏一落，身軀往下一墜，雙手掙住窗簾，身軀稍往起一拔，脚尖輕抵住磚牆，這真是天假其便，紗窗裏面的紙窗全在支着，往裏面看屋中情形一目瞭然。

果然是兩明一暗，這屋中收拾得窗明雅潔，一堂紅木的傢俱纖塵不染，迎面八仙桌上點着三明子臘台，紅燭高燒，光燄閃爍沒看到人已經顯得這屋中一片高貴之氣，在這屋中迎面八仙桌兩旁坐着兩位官員，右邊坐着一位年紀有五旬左右，瘦削的身材，面貌清癯一臉詩書氣，手中捧着一個水烟袋，兩眼望着右邊椅子上的那人，右邊坐的正是入蘭州率峴崙派掌門人之令必須以死命相助救他脫難的司馬子謙老大人，這位老大人却是全身官服，他雖然是六旬以上的人，體格精神一些衰老之色皆沒有，不過此時却帶着一片憂鬱之色，靠南邊的窗下擺着一張書案，案上點着一盞丹鳳朝陽的臘台，書案的左邊放着一堆公文，正有一人低着頭伏在案上筆不停揮的寫着什麼，這位司馬子謙老大人正在說着一件事，只聽他說道：「漪堂，你想如今已到了這般地步，這分明是要把司馬子謙置之死地，這種手段也過於惡辣了，我一死爲官只知道忠君愛民，不論到了什麼地步，我敢說是問心無愧，漪堂你想問心無愧又有什麼用，倘若他們真個弄出手段，朝廷的旨意下來，我作了一輩子好官能落個抗旨不遵麼，可是我兵權一撤手，我明知道這是完了，我這冤家對頭他還容得我離開蘭州麼，現在我只能看作情屈命不屈，反正除了朝廷的旨意我是決不接受他任何命令，只要有旨意到來我任憑處置，你我賓主多年

，相處得十分投契，我也沒有別的事過份的牽累，我想這次捏造出罪名來，我就許落個全家棄市，瀆堂你念在多年賓主之情，不要叫我司馬子謙死後落個屍骨暴露，我死在九泉下也感恩不盡了。」窗外竊聽的老武師霍元凱，追雲燕子柳鴻知道這正是司馬子謙最親信的幕府邱漪堂老夫子。

此人隨着司馬子謙多年，雖是位作幕的，頗具肝胆，司馬子謙爲官忠正，雖然是武將帶兵多年，但是他的文學很好，爲人更是慷慨豪放，輕裘緩帶儒將風流，這位邱漪堂老夫子是越發敬重他。

這時聽那幕府邱漪堂慨然說道：「東翁何出此言，我看事情還不致於這樣，寧遠大將軍就是不能容東翁，難道他就這麼暗無天日敢任意的下毒手麼，晚生認爲就是朝廷真個有旨意下來，不過是暫時請東翁把兵權交與寧遠大將軍派人代理，老大人不過是奉旨招見，最大的也不過是交部議處，總然有什麼罪名，東翁還能够據理力爭，豈能任人構陷含冤污服麼。」司馬子謙微搖了搖頭道：「這件事若是從人情天理上講，恐怕沒有動我毫髮的理由，裕昌他安心和我不兩立，他從朝中一般勛貴買出有力人來，令御史提參，他更從旁推波助瀾，給我加些圖謀不軌的流言讒語，我會逃得出他手內。」

這時幕府邱漪堂抬頭往窗前看了看，雙眉一縐，向司馬子謙道：「東翁他這麼作難道不怕官逼民反麼。」司馬子謙冷笑一聲道：「誰敢反誰還反得出他手去。」邱漪堂恨聲說道：「東翁恕我失言，東翁手下數萬精兵，全是東翁統帶多年，東翁治軍有法，和士兵甘苦共嘗，他們看到東翁被人陷害，

倘若他們不服起來，豈不要釀成巨變。」

司馬子謙忙擺手道：「漪堂，幸虧這裏沒有外人，你這種話豈不是自取殺身之禍，我們現在如同置身網羅中，還逃得開他掌握麼，他既安心下毒手豈能不防，漪堂你終日在衙門中，那又知道外面情形，只怕我統轄的兵馬到這時早已在他監視之中了，漪堂我們賓主這些年情同手足，我現在可要託咐你，在衙門中這一二百二十名親兵，你可要和陳常勝竭力的壓制他們，不要逞一時的義氣不只於救不了我，反害了他們自己，本鎮命付於天，我若是命不該絕，終能逃出惡魔之手，若是天意該當我得落這一個結局，他們就是全把命饒上，不過落個血染鋼鋒而已，還有我那兩個小兒他們雖然很知道孝道，對於近日的事任憑我怎樣教導他們，總是憤憤難平，尤其是寶麟那孩子，性情更是激烈，倘若還念及我會爲國家建功立業效命疆場，罪及我一身不株連我妻孥，老夫子你要竭力的管束他們，設法逃出蘭州，我的事不是他們力量所能辦的，叫他們早早回歸故里，我就是幸免一死，最少也得落個軍合效力，我說這個話，漪堂，你認爲很矛盾吧，我既然沒作虧心事，怎會自知總有罪名，漪堂，你要知道，我的對頭人他決不容我逃出他毒謀惡計之下，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他認定了只要叫我司馬子謙把戰場事摘落淨了必要報復，所以我知道，我決不會昭雪這種冤枉，漪堂，你能够爲老友保全這兩條後代，我司馬門中生死感恩。」

剛說到這聽得門口那裏有人招呼了聲：「父親，可容我們進去麼？」司馬子謙唉了一聲，抬頭向着門口說道：「你們進來。」跟着從門外走進兩個少年，正是司馬寶麒和寶麟，這弟兄二人也是滿面憂鬱之色，這哥兒兩個見了父親和師爺行了禮，司馬子謙回這弟兄二人道：「你們來了也很好，事情大致你們也知道了，你們甚麼事不用多管，只等着朝廷旨意下來，你們哥兩個跟着老夫子離開蘭州，聽候我這場事情的起落，我問心無愧，我認爲公道自在人心是非不容顛倒，我終能够一分奸佞，倘若我真個被這賊官陷害，含冤莫白，你們弟兄不必以蛋擊石，能够回轉故園，等他惡貫滿盈時，看到他遭報吧。」

司馬寶麒恨聲說道：「父親你可別忘了這完全是甯遠大將軍勢力之地，父親你不趁早設法離開蘭州，恐怕要落個後悔已遲。」司馬子謙道：「難道你教逃走麼？」司馬寶麟道：「父親今天我們第一營第三營的營官定規好了到衙門來，可是將軍已不準進城，城門已閉，更調進來兩營兵馬，現在外面街道上所有的官兵完全是吳提督的兵馬，人所共知那是裕大將軍親信的隊伍，這一個蘭州城內到處裏有他隊伍把守着，除了本衙門這一點地方，一出東西轅門走不出幾十步去就能被攔回來，這種情形分明拿我們當作奸人看待。」

司馬子謙哼了一聲道：「這些事你不要來問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現在裕昌把我看作眼釘肉刺

，只有把我司馬子謙除掉了他才安心，我這份頂戴也就在眼前就丟掉了，至於你問我有什麼罪，我忠君愛民有功於國，我自己那會知我有什麼罪呢，爲父的以身報國，現在我只有等候朝廷的命令，裕昌他步步的把腳根站穩，他從今日已經早早的示意我，明面上還顯出他是有關照我之意，告訴我至遲今夜明早朝廷旨意即可入蘭州城，叫我等候這份旨意到，也就可以判明我的吉凶禍福了，我知道這是穩軍計，我早已探聽明白，連日來他把各路精兵調集到蘭州附近，這種情形分明是對於我司馬子謙，到現在還有什麼說的，我只有把這條老命付與蒼天，你們若是孝子，只有遵着爲父的命，靜靜的等待朝廷的旨意一到，大約我也就離開蘭州。」

司馬寶麟憤然作色道：「父親統兵二十餘年，槍林箭雨出生入死，風餐露宿，效命疆場，血汗掙來的這份頂戴，並沒有一分虧負國家，更沒有一分對不起裕昌，如今竟要被奸人陷害，到了這般年歲，反要屈死在他們手中，也太叫作官的寒心了，裕昌身受國恩，經略甘新兩省，官拜大將軍，全是將士們一滴一滴的血汗，給他掙來的，如今爲得一點私憤，不顧大體，竟要把這種忠心赤胆的好官，置之死地，也太叫人不服了，兒子不愿意這麼被屈含冤，父親作了一輩子好官，決不會走到別的道路去，難道父親不能自己進京，訴明這份冤枉，叩求朝廷開恩，准許辭官不作，告老還鄉，也犯不上受這種奸臣的擺弄，難道這點事全不能作麼？」

司馬子謙哼了一聲道：「小小年紀你知道什麼，我奉命鎮守邊陲，朝廷的法度至嚴，軍營中軍令如山，我豈能擅離職守，自己先落個蔑視朝廷法令，太阿倒轉，授人以柄，我不能够把一世清名斷送在蘭州，我認爲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裕昌他良心喪盡，他如今封到大將軍，官高爵顯，全是我們這一般武將血戰疆場，出生入死給他換來的，他反到這麼對付我們，我真要是遭到他的毒手，我認爲世界上就沒天理了，你們不許多管這件事，倘若朝廷旨意真個到來，只要不把我司馬子謙立時處置，能够把我革職拿辦，提解進京，我自育法子和他們周旋，不過這裕昌手段很辣，你們要設法出蘭州，漪堂是我多年至交他受我託付之重，定能保護你們暫時避禍故里，我這場官司若能够逃出性命，我們骨肉尚有團圓之日，倘若我真個斷送到奸臣之手，你們就是有替父報仇之心，可是我不許你們再取功名富貴，我作官作的已經寒了心，我家門中，稱得起是簪纓世族，從你們這輩起，爲商爲農任憑所愿，只不准你們再作求功名的打算，你們違背我的話就爲逆子。」

第一章 緹騎捕良吏

這位大公子司馬寶麒憤恨不平，可是看那情形，這位司馬老人家規很嚴，兩個兒子全是敢怒不敢言，悻悻的退出屋來，這時前面一陣馬蹄翻騰的聲音，自遠而近，老武師霍元凱，追雲燕子柳鴻全

是一驚，這時兄弟二人不用打招呼，同一的動作，全是脚尖輕輕的往牆上一點，手底下一按窗沿，身子倒落下來，龍形八掌崔文佩也正在點手招呼，這時鐵掌方飛陳天柱，他們是奔命在靠大牆一帶巡風把守，提防外來的人，這時也如飛的撲到裏面，老武師霍元凱跟柳鴻，已經湊到崔文佩近前，崔文佩低聲向兩人說道，形勢不好，我翻過大堂屋脊上，見儀門一帶所有駐守的軍兵，變顏變色，交頭接耳，竊竊私語，街上馬蹄的聲響又很零亂，似乎有大隊的騎兵，已經衝了過來，我們應該到外面查看一下，這時方飛陳天柱也撲到近前，向霍元凱低聲報告道：「從西街撞過一大隊人馬來，全撲奔了本衙門的轅門口，這裏把守的軍兵，那情形是很畏懼來人，這撥馬隊，這時大約已經進轅門了。」霍元凱剛要吩咐大家散開，往前面查看，這時忽然跨院外面一陣緊急脚步之聲，有一名差弁如飛的跑進來，竟在窗外招呼：「請大人趕緊接旨，香案全預備好了。」這人喊罷，立刻有四名差弁抱紗燈挑起，分立於門兩旁，跟着這位鎮守使司馬子謙走出屋來，由四名差弁引領着，直奔前面。

老武師霍元凱向陳天柱，方飛，低聲道：「你們還是在圍牆一帶，趕緊的暗中把守着，要提防那章天民，他調集了一般黨羽前來，只要望到他們蹤跡，要趕緊飛報進來，以便分頭抵禦。」方飛陳天柱答應了一聲，立刻如飛而去，霍元凱令龍形八掌崔文佩，追雲燕子柳鴻趕緊分散開，全往前面撲過來，要看看來人的形勢如何，倘若真是北京城下來的，以朝廷的旨意提防鎮守使司馬子謙，我們暫時

就不必動手，要聽候掌門人的指示，再行如命辦理，倘若是寧遠大將軍，派的手下官弁動手，我們就不能容司馬老人落到他們手中了，我們一齊動手之下，把老人劫出鎮守使衙門，好在司馬老人兩位公子，武功本領全有根基，只要有人指示着他們，不叫他們走入歧途，趕緊也保護他們退出蘭州，我們就算大事得手，倘若敵人，人多勢衆，手底下厲害……」老武師霍元凱說到這「哼」了一聲，他那一隻眼，射出一股子凶光，遂說道：「我們只有拚着看了。」

龍形八掌崔文佩，追雲燕子柳鴻點點頭，各自把身形展動，竄房越脊隱蔽着形跡，撲奔中堂這邊，這時前面反倒鴉雀無聲，崔文佩從東邊翻過去，他一直撲奔大堂屋頂，伏身在房山這邊，房脊的後面，從這裏看去，一直看到了儀門外，這時儀門大開，一處處燈籠火把亮如白晝，只見從儀門那裏一大隊軍兵，足有七八十名，執着十幾支火把，這隊軍兵全是年少力壯，沒有過三十歲的，弓上弦刀出鞘，在火把光中看着刀槍耀眼，冷氣森森只聞地面上脚步的聲音，不聞別的聲息。

有四位武官兩個是藍頂子，兩個是亮白頂子，分在兩邊走，後面跟隨一位，紅頂花翎的武官，看那品級，至少是寄名提督，後面跟隨著四名衛兵，單有一人捧着一個托盤緊隨在這位官員的後面，司馬子謙已經躬身往裏讓，一直的够奔大客廳，崔文佩霍元凱柳鴻把四週的形勢打量一下各自找尋了自己隱身的所在，只見司馬子謙把來人讓進了客廳中，霍元凱等雖則伏身在房上，因為這種院子大說話

的聲音一些聽不見，霍元凱見那紅頂花翎的官員，已經在閱讀聖旨，司馬子謙跪在那裏，聖旨宣讀到一半，司馬子謙已經把頂戴自己摘了，趕到聖旨宣讀完，司馬子謙，叩頭起來側身向旁邊一站，這時本衙門的軍兵，已經在早就佈置在衙門內，此時隨着聖旨來的八十名軍兵，雖然直排到客廳前，但是本衙門的軍兵未撤，花廳裏面似在兩下爭辯。

霍元凱向柳鴻崔文佩示意，叫他們在兩邊廂房，監視着廳房內，自己要設法聽聽他們在爭辯什麼，老武師霍元凱從屋頂轉過來，順着廂房的後坡直奔迎面大客廳後面，因為這種建築無論什麼地方全都是差不多的格式，凡是大客廳花廳，後面必有穿堂門，迎面必有閃屏，這種建築就是給主人留下退避的餘地，霍元凱來到廳房的後坡，往後面看了看，一道很大的院落，靜悄悄寂無人聲，只有通着後面一段花牆，兩邊角門那裏却有軍兵把守，霍元凱在房坡上就把身形伏下去，從簷口輕輕一飄身落在了花廳的後面，房簷下陰影很大，身形再矮下去，守小門的軍兵一些看不見，霍元凱輕輕的把花廳後面屏風拉開，閃身而入，這裏面只有三尺寬的地方，眼前六扇閃屏，東西兩邊有兩個小門，全掛着茶青色湖縐的軟帘，這閃屏上面起着一尺高的花牙子，雕花透梗，外面的燭光從花牙子射進來，這閃屏後面也不顯得怎樣黑暗，不過可奇險萬分，不論是花廳裏面的人或是後院來的人，往閃屏後一闖，老武師霍元凱形跡就得敗露。

霍元凱此時且不管什麼危險，往起一騰身，拉住了上面的花牙子，身形糊在上面，從花牙子可以~~看~~看到花廳內的情形，只見那靠迎面八仙桌旁站的正是那鎮守使司馬子謙和一個二品頂戴的官員，正在爭辯着。

只聽司馬子謙說，我身受國恩，坐鎮邊陲，只知道忠心報國，別無他念，此次突然有人在朝中參我，兄弟我問心無愧，我自有我的辯白，可是將軍這裏竟要把我先行羈押起來，這未免叫人太不甘心，若是朝廷那裏派下緹騎來緝捕我進京，我司馬子謙是敬謹授命，將軍裕昌他接到朝廷旨意，就要這麼對付我，我實不敢領命，因為我司馬子謙和他還有一場官司，他身受朝廷倚重，位列邊疆，我已經得到他八大罪狀，就要親自到北京城去牽參他，如今他竟自對我司馬子謙遽行下手，朝廷的旨意上並沒有指明把我拘捕進京，他竟自這麼對付我，我偏偏的要看看他有什麼厲害的手段，捕拿我司馬子謙。

這時那位護旨的提督，把面色一沉，厲聲說道：「司馬子謙，你可不要糊塗着，現在北京城既有人把你帶下來，你既然問心無愧，還是順情順理隨着我們到將軍府，還可以保全你的臉面，你敢拒捕可恨不得我了。」司馬子謙此時已經把死生置於度外，遂也憤然說道：「大人可得仔細思索一下，一個忠心愛國的武將，出生入死血戰疆場，得來的這份頂戴，無故的被人捕去，就是他自身不敢對付朝

廷有絲毫的冤枉，但是他所統率的軍兵倘若一時糊塗激於義憤，暴動起來，這種事誰來招待。」

那位提督哈哈一笑道：「老大人你也是帶兵一二十年的老軍伍了，這話居然由司馬老大人你口中講出來真是笑話了，司馬老大人這堂堂朝廷的旨意在這，何況還有數萬軍兵把蘭州城圍得如同鉄桶一般，什麼人敢那麼大胆，難道他真個不要命了，老兄不信試試看，只要敢生異心定叫他血濺蘭州城，死無葬身之地。」老大人司馬子謙，立刻面目變色，冷笑一聲道：「我司馬子謙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對得起國家，對得起黎民百姓，我沒有尅扣軍餉，我沒舞弊貪贓，我爲什麼得落個血濺蘭州，這也太以暗無天日了。」這時那位提督臉色一沉，向司馬子謙厲聲喝叱道：「老大人，你我全是作朝廷的官在大將軍麾下，彼此平時又沒有一點嫌隙，今夜我是奉命而來，我只知道公事公辦，我和司馬老大人你這麼婉言商量，這是私情，老大人你要故意的叫兄弟爲難，我可只有照着命令而行，大人若敢違令不遵，不過是徒自取辱。」司馬子謙也厲聲說道：「這道旨意的真假還不敢斷定，老兄可知道我司馬子謙兵權在手，我今夜這個命令決不接受。」

隱身在閃屏後的老武師霍元凱，一看這種情形已經到了緊急關頭，不動手司馬子謙非落在他們手內不可，自己剛要往下飄身落下來，突然後面穿堂門一開，從外面闖進一人，霍元凱大驚之下，自己恐怕被來人先動手，可是幸爾來人腳底下很輕，也是提防廳房裏面人查覺，風門開處，他已經輕輕一

縱到了東面門之前，霍元凱在這時，把左手一鬆，只仍右手抓着上面花牙子，身軀一轉，已經背貼着閃屏用兩足踵和左掌往閃屏上一用力，身軀已然縱出來，這閃屏只輕微的嚮了一下，霍元凱已經落在了穿堂門外，可是闖進來這人，已然覺查有人潛伏在這裏，這人手中提着劍，他一翻身，竟自壓劍追出來，霍元凱已經辨清了來人的面貌，這正是大公子司馬寶麒。

司馬寶麒雖則追出來，並不敢高聲喊嚷，只低聲喝叱道：「你是什麼人，敢來此窺視？老武師霍元凱，忙的低聲答道：「寶麒公子不要驚疑，我是嶧崙派門下大弟子霍元凱，難道公子不記得我了麼，事已緊急，如不見疑，快隨我來。」司馬寶麒此時已然辨別出霍元凱的面貌，這正是嶧崙派的門下最厲害的人，遂答了聲霍老師傅，此來可是爲我父親的麼？霍元凱不答他的話，一轉身騰身縱起，竄到花廳後面的西廂房，司馬寶麒也跟蹤而上，來到房脊的後坡，却向老武師霍元凱身旁湊過來，很着急的說道：「霍老師傅家父若被他們帶走可沒命了老武師霍元凱忙說道：「你到的正好，現在老大人已然和來人弄僵，兩下恐怕非翻臉不可了，現在只有破出死命去和敵人一拚，別無兩全之法，我們只有逆着嶧崙派掌門人之命把老大人救出蘭州，暫時避禍。」

司馬寶麒慘然說道：「那麼家母和妹妹怎能脫身。」霍元凱道：「寶麒公子，事情得通權達變，實在顧不了許多，也只可看他們的命運如何。」司馬寶麒快聲道：「霍老師傅，你既然能够把家父救出

蘭州，小姪感恩不盡，我們弟兄兩個，不論如何，也要把家母弱妹救出蘭州，倘若不能如願，情願落個同歸於盡。」霍元凱忙說道：「寶麒公子，你可不許那麼固執，我們奉掌門人之命而來，只有如命辦理，何況我們的力量還未必是敵人的對手，對方已經預備了很扎手的人物，只怕這時就不易走脫。」這時耳中忽然聽得花廳那邊，一陣凌亂脚步之聲，更有一人高聲喝叱，所有鎮守使衙門的兵弁，敢擅動者，當場格殺，你們難道敢造反麼，跟着噹噹一隊兵刃亂擲，霍元凱說了聲：「寶麒不動手是不成了，夫人小姐的事任憑你去辦吧。」那知霍元凱才往前一縱身時，從西廂房後一陣勁風撲過來，竟有一人往房頭上一落，一口紫金刀，照着老武師霍元凱背上劈來。

霍元凱往前一騰身已自閃避開，回身一看來的這人年紀約在四旬左右，一身疾裝勁服，左臂上繫着一塊白絹，掌中一口紫金刀鋒利異常，霍元凱知道形跡已露，再隱蔽是不行了，厲聲道：「匹夫你敢暗算霍老師，你是什麼人？」這來人哈哈一笑道：「青海三傑萬勝刀陸英方奉命而來，捉拿你們這羣叛逆，你敢在此猖獗，是自速其死。」這人跟着往下一矮身猛身而進，掌中紫金刀，已經一抖腕子，又向霍元凱胸前刺來，霍元凱右腳往外一滑，微一斜身，左掌往外一穿，讓過紫金刀頭，立掌向萬勝刀陸英方的腕子上便切，口中在喝叱着：「助紂爲虐之徒，竟敢來逞凶作惡殺害忠良。」這一掌切下去，這陸英方忙把身形往下一矮，刀往下一沉，左肩頭向左一甩，紫金刀擦着房坡，往外展出來，

向霍元凱的雙足上斬來。

霍元凱一掌劈空，身形向左一擰，已經穿掌騰身，縱出丈餘遠，這時花廳的屋頂房脊上面飛縱下一人來，往房脊上一落，竟自高聲喊嚷，大胆的匪徒們，現在寧遠將軍，奉當今皇上祕旨，查辦蘭州鎮守使司馬子謙，凡是助逆臣抗旨拒命的，定殺無赦，這發聲喊嚷的正是那衛士草上飛韋天民，下面一陣大亂中，所有寧遠將軍那裏派來的軍兵，已把本衙門的一隊護兵，完全繳械，司馬子謙也被上綁繩，被監視在花廳內。

追雲燕子柳鴻，與龍形八掌崔文佩，已經撲下去，往花廳裏闖，想劫救司馬子謙，但是這一隊大兵十分厲害，一排飛箭，把柳鴻崔文佩擋回來，跟齊衛士草天民所帶的人，全趕到，子母金梭蕭士義，神拳邱文豹，全從屋頂翻下來，各擋住一人和柳鴻崔文佩戰在一處，方飛陳天柱在貼近牆一帶巡風把守，聽到喊殺聲起，也往裏撲過來，竟被那涼州武師三陰絕戶掌楚峴揚擋住，這時霍元凱也是緊於撲救廳房中，那知對方佈置的十分嚴密，一發動起來，手底下十分厲害，那位提督所帶來的這一隊兵，全是挑選出來的久經戰陣的健兒，一個個不用照呼，自己就能相機應付，這一來霍元凱等可就十分失利了，此時那草上飛韋天民，他從鎮守使衙門大牆外發現了有江湖上朋友潛入蘭州城，就知道想收拾這位司馬老大人恐怕要費些手脚，更兼現在得了兩個綠林道的怪傑相助，他們口中傳來信息，峴崙

派掌門人悟真子，劍客張洪一，跟這位鎮守使司馬子謙，頗有淵緣，暗中已然發動，他崑崙派的力量，來參與這場事，這草上飛章天民還深自慶幸，自己對於這次的事，揣測的不差。

第三章 草上飛猖狂蘭州城

因爲他早知道這崑崙派一般門下，散佈在蘭州一帶的人很多，司馬子謙他雖然不是親民的官，可是他所治的地方愛民如子，保護商民，黎民百姓們，沒有不擁戴他的，此次甯遠大將軍處治他，完全是私仇，在公事上是講不下去，深恐怕崑崙派門下們，要一展俠義道的行爲拔刀相助，出頭干涉，所以他早早的佈置，明着他個人作壽，請一般同道們到蘭州一聚，暗含着是要在這般人到齊了之後，再行收拾司馬子謙，以防萬一，所以涼州武師三陰絕戶掌楚崑揚，青海三傑，萬勝刀陸英方，子毋金梭蕭士義，神拳邱文豹這一般成名的人物全趕到了，還有幾位在蘭州附近的同道，也全約請了來，那知今夜算是用着了，至於那兩個江湖綠林的怪傑，此時可沒隨着來一齊動手，他們要暗中相助，不過只願意對付的是龍形八掌崔文佩一人，這兩人是正景雪山二醜，七指魔申元化，禿龍莫小滄。

這弟兄二人此番入蘭州，實背江湖道的道義，因爲洗馬莊已經定約，大丈夫說話講究言行如一，七指魔申元化雖爲綠林道，他可決不是平常的人物，此人頗重信義，這次洗馬莊失敗，完全毀在禿

龍莫小滄師徒身上，趕到把白花蛇焦三秀以門規處置之後，禿龍莫小滄竟自要挾七指魔申元化要入蘭州，暗中破壞他們的計劃，折辱那龍形八掌崔文佩一番，也好洩憤，這種情形實非七指魔申元化的本願，申元化是迫不得已，不願意爲了這件事，就傷了弟兄的義氣，他們遂連夜趕入蘭州，不過七指魔申元化可一再的和拜弟約定，無論如何不能正式露面，只好暗中動手，所以草上飛韋天民，率一般江湖能手趕到鎮守使衙門，雪山二醜卻沒立時跟來。

這時老武師霍元凱又想要奮力的撲進花廳，可是草上飛韋天民已不容他走開，那位大公子司馬寶麒，却被霍元凱催促着到內宅去保護宅眷，霍元凱跟韋天民從花廳後面奮力撲擊之下，已經翻到花廳這邊霍元凱掌中這口刀，已經把全身本領盡量施展出來，這韋天民是一個成名的江湖道，他掌中這口短劍，也是獨得絕傳，更兼他一身小巧的功夫，輕身術更有獨到之處，老武師霍元凱他雖爲峨嵋派門下，他可是帶藝投師入了峨嵋派的門下，其實他在八卦門已經是成名的人物，他那八卦游身掌，也會走遍江湖，一只八卦紫金刀更是獨具威力，峨嵋派焉能收他這樣徒弟，因爲這種帶藝投師，最後所入的門戶必須有絕傳，他本身原有這麼好的武功刀法，你沒有超羣絕俗的絕技傳授他，那是自己給門戶增羞，不過悟真子收他是另有原因。

十年前，在青海地面峨嵋派門下三個弟子，和盤據青海的綠林結怨，那次竟被人家佈置好了陷阱

，要把崑崙派這三個得意門下一網打盡，動手的地方是黑山白虎嶺，綠林人聚集了六十個能手，四十多名弟兄，層層包圍，處處設伏，崑崙派這三個門下竟自陷身在匪黨圍困之內，終於是被獲遭擒，可是他們是這麼正大門戶的弟子，這般綠林道竟自要用一種極險慘酷的刑罰來處置這三人，他們挖下一個極大的深坑，捉了四五隻青狼放在坑內，要把被擒的三個崑崙派門下扔在裏面，要看着他們被青狼所食，以這臨死掙扎的情形雪恨，他們圍着坑邊擺着大酒大肉的來慶賀，霍元凱趕到這種地方，認為這種盜匪過於殘酷，霍元凱竟自出頭阻止，當時說翻了動起手來，霍元凱本領雖然大，但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竟被匪黨圍困起來，力戰了半日，霍元凱終於力盡筋疲，被匪徒一袖箭把左眼射瞎，總算天佑善良，不能叫這種俠肝義胆的人遭到殘害。

崑崙劍客悟真子這時趕到，劍斬羣凶，把三個門下和霍元凱救出白虎嶺，悟真子對於霍元凱這種捨身救人，俠腸熱骨，為武林中少有的人物，所以對霍元凱敬愛萬分，把他帶到崑崙山，親自守護治療，眼雖瞎了一隻，可是保住了性命，知恩感激，崑崙劍客悟真子定要和霍元凱結為生死之交，但是那時崑崙劍客名滿天下，武林中誰不敬仰，霍元凱那敢那麼妄大自尊和當代劍客論起弟兄來，自己遂請求崑崙劍客如不棄嫌，准許他帶藝投師拜在門下為弟子，願為崑崙派效力，崑崙劍客悟真子，因為霍元凱意出至誠，並且因為崑崙派成為殘廢，這一瞎了一隻眼，原有的一身工夫全受了影響，決不願

意他再離開自己，崑崙劍客竟自因為霍元凱在崑崙山大開神壇，召集本門兩代門下，舉行收徒大典。

更說明了在青海爲救本門弟子捨身戰羣匪的義俠行爲，所以應該破除已往門戶之見，把掌門大弟子傳與霍元凱，請兩代門人會議是否可行，霍元凱這種俠行義胆沒有不被感動的，一致承認他爲崑崙掌門大弟子，這是武林中破例的事，可以說是空前絕後武林中傳爲美談，崑崙劍客悟真子，憐愛霍元凱瞎了一隻眼，影響武功本領，悟真子不傳給他崑崙派的劍術，就着他一身所學八卦門綿絲柳葉磨身掌，也是一種養生保命，性命雙修的功夫，遂仍然叫他鍛練原有所學，可是利用他這一隻眼的行拳發招之力，悟真子親自給霍元凱墊招喂招，這麼鍛練他，崑崙劍客這番苦心，也真叫人可敬，自己以堂堂崑崙派的掌門人，爲當代大俠，竟自肯屈身成全霍元凱，在崑崙山操練功夫，和他形同師兄弟一般，只要一下場子，就叫霍元凱把一切禮節免去，遣師徒二人動上手，是真殺真砍，這麼實地鍛練，雖則三年的工夫，不下於別人十年的造就，悟真子對於拳功器械輕功，暗器，沒有一樣不親自給他喂招接招，所以霍元凱雖則把左眼瞎了，經過悟真子這一番特殊的鍛練，他的成就真是一日千里反比他從前沒瞎左眼時功夫精純得多了，三年之後，悟真子才喊他離開崑崙山，可是決不叫霍元凱往大江南北去行道，只准在甘新一帶爲本門效力。

崑崙劍客悟真子的心意就是把崑崙派傳宗接代傳與了霍元凱，無論如何，這種心願必須完成，所

以總叫他守在自己近前，以便呼應靈敏時的照顧他，師傅對徒弟這種情形可謂仁至義盡，爲師徒中難得的一種結合，這霍元凱皈依到崑崙派門下，自己也真是盡心盡力，爲崑崙派作了不少任俠尚義濟困扶危的事，此次悟真子要義救司馬子謙脫身大難，這件事算是交與了霍元凱，其實這麼重大的事，對方下手的情形，以悟真子那種明察秋毫，料事如神，他不會不知道對方的厲害手段的惡辣，應該自己親自下手才是，可是有時候事情是由不得你隨心所欲，這裏到了事急勢危的時候，悟真子身邊却有一種無法解脫，無法脫身的事，他在涼州那裏，就無法抽身趕到蘭州，所以三傳鉄峽令，叫霍元凱獨自擔當這種艱鉅的事，霍元凱以身許師門，無所謂危險，不過自己愿意把司馬子謙救出蘭州，那才是上策。

可是這草上飛章天民，他在江湖綠林道時，論身份論本領遠不如雪山二醜，可是俗語說得好，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草上飛章天民他自從投到甯遠將軍麾下，竟自得將軍的十分信任，保舉他已經得了四品頂戴，一個出身草野，會披過賊皮的居然也翎頂輝煌作了官，他那能不感恩戴德，盡心的報效這位將軍，這也是司馬子謙厄運當頭，事情全趕得這麼恰巧，寧遠大將軍安心要收拾司馬子謙，這件事把全權付與了章天民，章天民一番計劃佈置得十分週密，他更請來一般江湖道中能手，更早早的探得司馬子謙和崑崙劍客爲莫逆之交，此次崑崙劍客焉能袖手旁觀，在西北一帶崑崙派力量很大，

司馬子謙得他們這般俠義道相助，寧遠大將軍恐怕枉費心機，終留後患，自己落個食人之祿，不能忠人之事，怎對得起將軍破格提拔之恩，所以他竭盡自己的智謀，這一番佈置和動手的時候，全是他早安排下的，他處處全防備到了，所以一動手，這位司馬老大人就落在他們掌握中，他用這種投鼠忌器的法子，雖然當時不能把司馬子謙捕拿到將軍廳下，可是在他本衙門裏，就這麼一動手，崙崙派總然有不怕死的想下去營救老大人，莫說還闖不進花廳，就是闖進花廳，恐怕也不敢伸手，只要這邊一想搶劫司馬老人，他們的刀已經放在大人的頂上，一舉手也能把司馬子謙的命要了。

武師霍元凱，此時與草上飛草天民動上手，那還會不以死相併，勢難兩立，兩人從花廳後面，一直的翻到花廳前面，落到院中。這兩人一場凶殺狠鬥，現在這鎮守使衙門就算完全被將軍所派的兵馬佔領，所有司馬子謙所部的親信軍兵，已經完全被監視，只有這般風塵異人，草野奇俠，一個個不願命的和這般江湖能手作對兒廝殺，這時龍形八掌崔文佩，正和青海三傑神拳邱文豹，從東廂屋頂動着手，那崔文佩却把他誘向東邊一道跨院內，崔文佩因為這邱文豹手底下功夫十分厲害，他是少林派門下嫡傳的弟子，已得少林神拳的精華，這一身功夫若換在一個稍弱的早已毀在他一對雙鉄掌之下，崔文佩這時，有伴輸詐敗的情形，從東跨院上中一落，神拳邱文豹是跟蹤撲擊，想把崔文佩擒獲，自己在蘭州也算是揚名露臉，他跟蹤這一撲下來一個猛虎伏椿式，身形縱起，往崔文佩的背後一落，他這

種勢子，身形在未落地前縱出來，兩足和雙掌全相對趕到雙足往地上落，雙掌是向外登，四肢的伸縮是一齊的動作，他這種掌力可最厲害就是打不實，只要被他掌風沾上一些，人也得被打出數步去。

龍形八掌崔文佩早已提防到，身形往院中一落，背後的風聲已到，崔文佩在脚尖一點地時丹田氣一提，力量已經貫到四肢上，雙掌在胸前圍着，猛然雙臂一恍向左一帶只略一振動雙臂，身形已經一個大翻轉，脚下步眼是繞着，左脚尖在地面上着力，隨着恍臂撤左足，這一式是龍形八掌中的盤龍抖甲，身形翻轉，可是撤出一步來，身形撤掌可是往前振，這種掌力打出去，是一種內力，起於丹田，發於雙臂，注於雙掌，這種力只要打上，就讓你有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也能給你打散了，盤龍抖甲式往外一撤招，那神拳邱文豹見來勢過急，自己在急切間，把雙掌也往裏一圍，掌心向下，指尖相對，猛然雙掌往外一抖，掌勢却在往外一送之功夫，往一處一合變招爲寒雞拜佛，這種掌勢也十分厲害，能够橫分，豎打，上架，下截，四下裏全能照顧到，隨機應變，因勢利用，招數往外一發，兩下的招數全是同時遞出來，龍形八掌崔文佩，雙掌已然遞到八分，兩掌的指尖堪堪要點到邱文豹的靈台穴，可是神拳邱文豹的雙掌，已經從崔文佩腕子內穿出來，他猛向外一抖，崔文佩的雙臂被他震開，這一來崔文佩可是危險萬狀，生死須臾，間不容髮，這種掌式一變，立刻成雙撞掌，這種掌力打上也能叫你骨斷筋折。

崔文佩在雙掌被震開之際，猛然兩個腕子往上一提，跟着雙掌往起一翻，指尖已經過了自己的頭頂，驟然往一處一合，猛往下一沉，雙掌合着劈下來，這一劈名叫定海針，神拳邱子儀，再不撒招，他兩隻腕子非被劈傷不可，左脚往後一撤步，脚尖在身後順着地面一划，他可是反往左斜探出半步去，身形也往左一帶，猛然把右掌往外一探，斜單鞭，向龍形八掌崔文佩的右肋下劈來，這神拳邱子儀的手法十分厲害，招數變化的虛實莫測，崔文佩破了他迎面這兩手絕招，見他遞招又這麼快的打到，自己身形往左一帶，却用玉蟒翻身，從左往後一轉，可只是半轉身，身形並沒整個轉出去，左掌跟着向自己的左跨下猛然一劈，這一手勢名叫孔雀別翎，這一掌下來，神拳邱子儀，若不是身軀趕緊往地上一沉，把左手垂下去，這隻腕子就得被崔文佩劈傷，抽招換式，兩下裏各自一騰身旋轉，二次遞招，崔文佩知道不用絕招對付他，恐怕難以取勝。

立刻在身形轉過來腳下一個箭步，已經趕到神拳邱子儀的近前右掌往前一探，金龍探爪式，往邱子儀面門上便點，還是虛招，可是虛中實，實中虛，只要封閉慢了，變虛爲實，一樣的打出來，神拳邱子儀往左一搖頭，崔文佩右掌往回一撤，身形一橫，左掌隨着劈出來，可是臨到掌遞足了却是駢着食中二指，向神拳邱子儀的右乳根下天地穴點來，身形本是向左閃出去，他左臂往起一翻，用右掌貼着崔文佩的左臂往裏進，向崔文佩的曲池穴上劈來。

崔文佩身形往下一矮，撤臂抽招，抖右手掌心向內，反掌向他的小腹上打來，神拳邱子義凹腹吸胸，身軀往後一縮右臂圍過來，往邱子義的腕子上便掠。崔文佩正是誘招，正願意他這麼遞招接着，邱子義的右掌已然堪堪的打到自己的腕子上，崔文佩猛然往起一提右臂，乘龍引鳳，這掌提起來，反向邱子義的面門上掠來，邱子義往後一揚頭，這種招數，取自然之勢，邱子義的眼神，被他的右掌一領，可是龍形八掌崔文佩，左脚往前一滑，身形反往前一欺，兩下裏相隔只幾寸許，這左掌從自己胸前橫打出去，烏龍探珠，掌心堪堪的打到邱子義的太乙穴上，這一掌要是打實了，邱子義非立時廢命不可，當時崔文佩這一招用得如同電光石火，那種快法，無法形容，邱子義在這種情勢下就叫無法破這一掌，就在崔文佩這一掌往外一撤，從身右側，倏的一股子勁風，直奔自己右太陽打到，這暗器打的陰毒，不守江湖道的規矩，人未現身，暗器未發聲，任你武功本領多麼高，遇到這種暗算，也叫你難以躲閃，崔文佩是往前遞招，暗器到，往後撤身是來不及了，情勢所迫之下，只有落桐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第四章 拒救援羣雄鍛羽

崔文佩身形掌勢同往前撞，不過在發覺有暗器打到時的一剎那，崔文佩精神上未免一震，也是一

眨眼的功夫，那神拳邱子義，在江湖上是以輕身術成名，他這一招本已經無法避開，就在暗中救應他的一暗器下，他脚根一用力，地上的方磚咯叭一響，他身形倒縱出去，地上的磚全被他登裂，他用的力就可想而知了，就這樣也被崔文佩的掌風餘力震了一下，可是崔文佩絕難逃開這一暗器了，不過出乎意料的這隻暗器離著太陽穴只有二三寸，忽然斜刺有人喊了聲打，崔文佩就聽得耳旁錚的一聲，兩件暗器向身後落去，所打過來的是一隻亮銀釘，和一隻白羽箭，崔文佩雖則久經大敵，可是這一下，驚得一身冷汗，神拳邱子義身形雖然倒縱出去，可是因為力量不是自己的了，往地上一落時，踉蹌倒退了兩步，幾乎栽倒在地上，崔文佩一怒之下，一個龍形穿手掌仍然撲過去，非把邱子義立傷掌下方才解恨，崔文佩身形往前一撲，耳中聽得有人喊了聲，「崔老師咱們真是有緣。」人隨聲到，立刻撲過一個身形矮小的敵人，一條十三節骷髏鞭，竟向崔文佩砸來。

這人下手頗毒，崔文佩並沒亮兵器，他驟然襲到，以這種兵器猛砸下來，崔文佩往左一旋身，已經把背後背的青電劍撤出鞘來，耳中聽得叭啦一聲，來人的骷髏鞭砸在地上，崔文佩已經看出現身襲擊的人竟是那雪山二醜的禿龍莫小滄，崔文佩忿怒十分，想不到此人真個不顧江湖信義，竟在這種時候，來現身攪擾，並且發那種陰毒暗器傷人，若不是那亮銀釘，自己今夜就許頭一個毀在他手內，龍形八掌崔文佩，掌中的青電劍往前一振腕子，金蜂戲蕊，向禿龍莫小滄面門上刺來，口中却在嗚叱道

：「莫小滄，你枉爲綠林中的魁首，你我洗馬莊的事，豈能在這裏來清算，你這種借人之力，乘人之危，姓崔的就是敗在你手中也不服你這種不守信義的綠林。」

禿龍莫小滄一邊閃避著劍，他掌中的十三節骷髏鞭，已經往起一抖，向劍上便纏，口中也在答道：「姓崔的，沒有那麼些說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走到什麼地方，姓莫的也要討這筆債，你就接招吧。」這條十三節骷髏鞭竟自如急風暴雨向龍形八掌崔文佩猛力進攻，崔文佩也不便再和他多講，把掌中的劍術施展開，「點、崩、截、挑、刺、扎」，劍點上，處處見功夫，招招有火候，吞吐撒放奔騰擊刺，攻守進退，這口劍運用起來另有一番絕妙的手法，雖則禿龍莫小滄這條骷髏鞭，招數凶猛狠毒，可是崔文佩武功已經是登峯造極的武林能手，對付這條骷髏鞭，尙還應付有餘，這兩人動手的情形，尤其和別人不同，他們完全不是攔著這場事，洗馬莊一筆冤孽債竟要在這裏清算，兩下裏纏戰，各把一身所學盡量施展出來，這時那神拳邱子義跟老武師霍元凱也是殺得難解難分，鐵掌方飛，和陳天柱兩人把三陰絕戶掌登昆陽圍住了，也是盡力拚鬥。

禿龍莫小滄安心拚命，他這身所學施展出來，也實在驚人，龍形八掌崔文佩決沒想到在蘭州城內遇到這末厲害的敵手，草上飛韋天民雖則是當了將軍的衛士，究竟他不過是一個綠林道出身，沒有什麼大了不得，並且他的名望也沒有多大，想不到蘭州和他做了對手，此人一切的佈置十分厲害，看今

夜這種情形，要想救司馬子謙，脫身大難勢比登天，崔文佩和完龍莫小滄出拳招換到兵刃，這也到了拚鬥的生死關頭，完龍莫小滄這條十三節骨盤鞭，舞動開如一條飛龍盤空，上下翻飛，帶的風聲飛響，龍形八掌把青雲劍也盡釐展開，在這種情形下，忽然官兵那裏陸續的大隊增加，跟着號令連鳴，兩隊弓箭手，從花廳前到儀門口，兩行分列，臉朝外，全是張弓搭箭，竟自放出無數的矢來，望空穿射，箭發如雨。

趕情他這是正為得恐怕營救司馬子謙的人，望下猛闖，在這飛箭齊射之下，花廳內那位提督，在最後闖進來一隊官兵保護之下竟把子謙押出花廳，直往儀門闖去，他們這正是要在勝負未分之下，先把司馬子謙解走，這鎮守使衙門外，官兵已經層層密佈，完全是將軍親信的兵馬，這位司馬子謙老人家，只要一出儀門，就算完全落在了敵人的手內，這邊一般武帥們，雖然已發覺司馬老人家被擄走，但是面前全有敵人，正在拚命動着手，無法脫身。

可是老武師霍元凱一看到司馬老人家已然被官兵解走，霍元凱那還顧得自身的死活，安心要捨命一拚，掌中這口八卦刀，用了手夜戰八方，旋身橫砍，一連兩個轉身刀隨身轉，上下盤旋，把章天民逼的後退，霍元凱脚下用力一點，一個飛鳥投林的式子騰身縱了出去，從繩降落，向前撲去，可是這犯人的官兵已然望見有人撲過來，終弓飛前，齊向霍元凱射來，老武師霍元凱此時實顧不得許多，他

掌中這口刀，上下翻飛，把飛箭磕了出去，有的官兵橫過來攔堵霍元凱的八卦刀，砍到處血肉飛橫，砍翻了十幾名，已經闖向前面，可是那草上飛草天民焉肯放鬆，也是騰身飛縱，緊追過來，霍元凱才穿過大堂，猛然從東邊官兵的後邊飛縱起一條飛影，往高處拔起三丈多高，才往下一落，已經落到了甬路當中，正截住霍元凱的去路，一條九練金絲蛇骨鞭，竟向霍元凱頭上砸來，來勢十分凶猛，並且後面草天民也趕到，掌中劍，一個毒蛇穿穴式，往前一探身，竟向霍元凱的後背上扎來，前後夾攻，雙管齊下，霍元凱身形往左一撤，仙人換影，身形倒轉，掌中刀也翻回來，往這兩般兵刃上封去，前面下來堵截的，正是七指魔申元化，這兩下兵器全進空，各自抽招換式，向霍元凱進攻，這一來霍元凱再想脫身那裏由得他。

霍元凱急得眼中冒火，就在這時突然從正面守衛的官兵後面，飛縱起一條黑影，從官兵的頭頂上竄過來，此人往下一落，手中抖出一件奇形兵器，嘩楞楞飛響，聲音震耳，金光閃爍，一卦連環金圈向七指魔申元化砸來，這現身的竟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這種兵刃十分奇特，七指魔申元化趕忙縱身閃避，他猝然一驚之下，不敢接招，因為自己識得此人兵器的來歷，霍元凱在勢急力危之下，一見這人現身，好像絕處逢生，知道峴崙子定然是趕到蘭州，這少年正是他的前站，這個少年趕情是峴崙劍客悟真子最後的一個徒弟，悟真子這一代也就從這個小徒弟封閉山門，自己傳徒就算至此而止。

這少年姓程名萬里，也是天生異秉，生長在青海，他父親是漢人母親是苗人，父親程天壽是一個經營牧場的馬販子起家，在青海地面，他這個牧場也就算是這一行的魁首，這程天壽生長邊荒，自幼練就了一身本領，無論是多厲害的烈馬，只要他握住了一把馬鬃，人就算站在上面，任憑那牲口翻山越嶺，如何發作野性，這程天壽決不會吃著牲口的虧，這種烈馬終歸是被程天壽擺制的服服貼貼，他因為護送一撥官馬，到貴州地面，無意中救了一名苗女，從二三十隻狼羣中，把這苗女救回來，這苗女感恩戴德，誓死相從，決不肯再離開他，程天壽游蕩江湖，那時四十多歲，尙沒娶有家室，這苗女就甘心嫁了他，並且情愿違背苗族的風俗，他竟跟隨程天壽到內地，離開苗疆，這苗女比漢人婦女還賢慧，並且人也聰明，一兩年的工夫，除了體格面貌，可以看出不是漢人，他的言語禮節，沒有一處不比漢人婦女好的，天生來力大，程天壽所作的營業，更對他的心思。

這個苗女幫助着程天壽經營牧場，營業是蒸蒸日上，一天比一天發達起來，這苗女在嫁後的第二年就生了一個男孩，也就是現在這個少年，起名叫程萬里，這程萬里他由先天帶來這種堅強的體格，從四五歲上就異於常人，趕到八九歲，這馬上的功夫，叫人看着全認爲不是凡人所能練到的，因爲他年歲太小，牧場裏馬師一二十年的功夫，就沒有比上這個小孩子的，這母子二人常常的騎着烈馬奔馳在深山大嶺間，母子二人互較身手，這程萬里又經過三四年的功夫，青海一帶已經威名遠振。

崑崙劍客悟真子，耳中聽到，天生這個奇童，這麼是最難得的，自己親自到青海地面去訪他，悟真子是安心想把這孩子網羅到自己門下，所以逕直登門去拜訪，看到這程萬里，果然是武林中難得的一個好資質，這種人材，多少年間全不易遇到，悟真子遂說明了自己的心意，可是程萬里那肯投崑崙劍客，他竟自要當面和崑崙劍客較量一下，他爸爸程天壽，是從少年奔走江湖，經的多見的廣，耳中早已聽到有這地位當代劍客，率領着崑崙派行道江湖，任俠倚義，濟困扶危，自己很願意兒子能够拜入這種名師的門下，當時遂嚴厲喝叱着程萬里不准胡鬧。

可是程萬里說什麼也是不服，並且他那個母親也覺得不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實不配作自己兒子的師傅，崑崙劍客悟真子，遂和這程萬里互相一較量馬上的功夫，崑崙劍客在武功上已經登峯造極，遂借着一身的內功，在馬上施展開，這匹牲口奔馳在高矮不平的飛山中，悟真子以內功在馬上作出了種種驚險的姿勢，這一來，程萬里才算折服，遂拜在崑崙劍客悟真子的門下，悟真子把程萬里帶到了崑崙山，自己因為這是最後封閉山門的弟子，再傳下去，就得叫靈元凱一般人往下傳宗接代，所以武林門戶中掌門大弟子，必須品學兼優，武功既須得本門心法，更須品行端正，天性善良，悟真子遂把一身所學盡量的傳與了這個神童程萬里，他隨着悟真子僅僅的學藝五年，可是程萬里這一身本領，較比平常一般弟子練藝十年，沒有造就的深，崑崙劍客更爲他打造了一條奇形的兵器，名叫九練金環。

這種兵器非常奇特，一共是十二節，完全是用九練精金打造，這條兵器是十二個圈子，每一支圈子如同平常婦女所戴的手鐲一樣，不過是分量重，每一只金圈是重五兩，這一條九練金環整整六十兩重，這種兵器若完全是赤金所造，他就沒有什麼格別的精鑿了，這裏面有一種雲南所產的風鐺，這種東西聲音極脆，跟精金合起來，只要稍一振動便發出極長極響的聲音，這九練金環使用起來，正跟那離魂子母圈是一樣的效用，能亂人的神智，只要往外一抖，十二個圈子，發出一片響聲，聲音震耳，可是聲音發出來，招術也就到了，這個小俠程萬里，在崑崙劍客身旁養成之後，他這條九練金環會連敗過十幾名武林能手，不過這程萬里，天生的嫉惡如仇，手底下十分厲害，崑崙劍客悟真子反不敢叫他入江湖，也不叫回青海，叫他要在自己身旁行道五年才許他離開，悟真子也是一片苦心，爲的磨練他，怕他鋒芒過露，這種嫉惡如仇的性情，更容易多造殺孽，自己監視他，只要時日一長，也可以把他性情變化，只要這程萬里能得到中和之氣，悟真子也就放心了，悟真子行道江湖，必要把他帶在身旁，並且他還是悟真子的前一站，無論什麼地方，這條九練金環一出現，崑崙劍客也就到了。

今夜蘭州城內，崑崙派門下，正在勞急力危之時，眼看着司馬子謙，已被擄出衙門，一切計劃成空，這程萬里突然趕到，他這條九練金環一亮出來，以七指腹申元化跟草上飛羣天民，這種成名的人物，那會不認識這種兵器，西北半邊天，沒有使用這種兵器的，這時老武師霍元凱精神一振，剛招

呼了聲師弟你來得很好，可是這小俠程萬里把九練金環，擺動往起一抖，這二個金環激龍昇天式，直往上一穿，嘩楞楞一片金聲，向草上飛章天民砸去，他口中喊道，大師兄，這兩個惡魔交給小弟，司馬老大人可交給你了，老大人有毫髮之傷，你有什麼臉去見師傅，霍元凱一聽，答了聲好，師弟恕我不陪，斜身往前縱出去，七指魔申元化一抖掌中的九練金絲蛇骨鞭，他却向老武師霍元凱砸去，他安心不叫霍元凱走開。

可是小俠程萬里九練金環甩出來，本是奔章天民，金環往下一落，章天民一閃身，小俠程萬里一抖腕子，九練金環撤回來，人和金環一塊往前進，這十二圈子抖得筆直，竟自往前騰身撲過去，金環第一個圈子正向七指魔申元化的後心上點去，申元化覺得背後的響聲已到，趕緊的左脚斜往左一滑，用足了力量，把金絲蛇骨鞭，猛然一帶，從身左側斜往後翻，正往九練金環上一碰，嘩楞楞一聲，這兩下的兵器絞在一處，小俠程萬里，猛然身形往後一轉，腕子往自己的身左側猛一帶，全身也隨着往左一傾耳中聽得鋼啣蛇骨鞭跟金環發出的響聲，那七指魔申元化已經用足了力量，可是禁不住小俠程萬里這麼猛往左一帶，他的身軀，竟隨着往前一幌，這時兩條兵刃忽然一分，小俠程萬里喝聲，你還那走，這條九練金環，一個玉帶圍腰式，竟自兜着七指魔申元化的左肋纏來，老武師霍元凱，這時已經一連兩三個縱身，撲向儀門。

儀門外單有一隊精兵駐守，專爲是解差事護差事來的，這隊弁勇一個個年輕力壯，全是久經戰陣百中挑一挑出來的，司馬子謙被擁到儀門前，外面的隊伍已經衝過來，只要被他們一包圍上，這位司馬子謙老大人就算逃不出手去了，霍元凱怒吼一聲，一個鷓鴣子鑽天，騰身飛縱起，往高處拔起有三丈多高，猛然往下一落，正是司馬老大人的面前，可是老大人身旁，前後左右，全有人在監視着，老武師霍元凱的身形一落從兩旁的軍兵中衝出兩個穿便衣的人，一個使軋把翹尖刀，一個使十三節亮銀鞭，這使翹尖刀的，往外一遞刀，向霍元凱的左肋上便戮，那十三節亮銀鞭，却帶着風聲撲頭蓋頂砸下來，兩邊的兵力是一塊下，老武師霍元凱掌中這口八卦紫金刀，猛往外一封，噲的一聲把軋把翹尖刀封出去，隨着往後一閃肩頭，上半身往後一仰，亮銀鞭已然砸空，可是霍元凱這口刀橫着展出去，奔這個使亮銀鞭的胸前斬過來，這兩人一閃，更有多名兵丁，齊舉腰刀，往下砍，那護差的提督，也在厲聲喊着，「好大胆的反賊，你們還不給我斬殺！」

第五章 崑崙劍客三傳鐵妖令

那個使亮銀鞭的往後一撤身，老武師霍元凱八卦紫金刀用一個梨花春雨的招術，刀花在頭頂上一個盤旋，耳中聽得噲噲噲一片擗聲把那弁勇們的刀崩飛了三四口，霍元凱往前一矮身，這口刀遞出去

，向司馬老大人左邊這名護差的弁勇咽喉上點去，這名弁勇吓得一閃身，霍元凱一扁腕子，這口刀平着往下一沉，拍在這名弁勇的左臂下，他立刻把司馬老大人撒了手，安心檢右邊那一個正妄心要抬便宜，趁着霍元凱猝不及防之下，他把腰刀掄起來照着霍元凱的背後砍來，霍元凱此時往前一上步，身形可是往左一提，已經把背後這一刀讓開，一橫身往後一甩右臂，倒打金鐘，這口八卦紫金刀倒甩着，往身後遞過去，正擦在這名弁勇的右肋旁，哎喲一聲向旁倒去，護差事的那位提督，眼看着犯人要落在一般叛黨之手，他也是老軍務，竟自往前一上步，把倭刀已經撤出來，從司馬子謙的身後往前一搶步，掄刀向霍元凱迎面便砍，老武師霍元凱一聲冷笑把掌中刀往起一提，猛然往上一翻，噹的一聲橫架金樑把提督這口倭刀給崩向半天，那提督吓的喪胆亡魂，一斜身向後就逃，口中在喊着：「韋大人快來有叛黨劫差。」這時司馬子謙老大人身旁的官人，已然四散奔逃。

霍元凱就把司馬子謙的腕子抓住，說聲「老大人，諒還認得小民霍元凱，老大人現在要脫身眼前的羅網才好，待小民搯大人闖出重圍。」司馬子謙在火光之下，倒是認出了霍元凱是棍爺派門下，可是司馬子謙身形往後退了半步，把腕子奪出去，竟向霍元凱說道：「霍老師承你相救深感盛情，可是老師傅們此舉，非我所願，我問心無愧，謀我者總然安心加害，難道就能造成冤獄麼，我是知法人，不能犯法，情願拿這條命和他們一拚，實不能隨着老師走。」這一來可出乎霍元凱意料之外，急得

霍元凱連連跺脚，向司馬子謙道：「大人事勢緊急，你落到了他們手中，就落個冤沉海底，總然能給你昭雪，你也早作了泉下之鬼，你看惡黨的飛牙又撲過來，可沒有時候了。」這位司馬子謙人頗固執，他在花廳中被監視，聽得外面喊殺的情形，就看出情形不對來，自己暗自咬牙痛恨，個人作官數十年，上對得起國家，下對的起黎民，沒有絲毫虧心的地方，如今雖然被人陷害，要造成莫須有的大獄，但是任憑他們怎樣陷害，總不能玷污了我清白的人格，如今若是以這種強力救我，司馬子謙明明是殺官拒捕，形同造反，我總然逃得活命，也落個百口莫贖，所以司馬子謙，饒沒有盼着逃命之心，反倒怕有人真個來相救了，趕到一出花廳，就知道所猜測的不差，現在霍元凱一到面前，司馬子謙那肯跟他走，這一就攔不要緊，這提督逃了回去，在大聲呼救之下，裏面的官兵和衙門之外的官兵一齊往衙門這裏撞，並且草上飛章天民竟自破死的衝過來，還有那禿鬍莫小滄他竟自也捨了對手的人樣，身飛縱，全撲向衙門，認為司馬子謙只要一被劫走，就算是完全栽給人家。

老武師霍元凱實在急了，向前伸手一抓司馬子謙，想着索性不跟他費話，強把他搶走了，那知司馬子謙竟自犯了固執的脾氣，用力的往後一掙扎，厲聲說道：「霍老師，難道俠義門中逼人作惡麼，你再逼迫我，我可要碰死了。」這時草上飛章天民已經一個飛身縱躍撲到近前，大喊聲，好大胆的逆黨，敢殺真官劫犯，你有幾個腦袋，掌中劍隨着他的喊聲竟自向霍元凱劈下來，霍元凱這時真可以急

死，怎麼也沒想到，司馬子謙竟會這麼不顧人情，在這種時候，沒有遲緩的餘地，只好掄刀接架，可是司馬子謙此時，已然又被官兵圍起來，這次可就嚴厲對付立刻給上了綁，霍元凱此時真是憤不欲生，掌中這口八卦槩金刀上下翻飛，可是任憑你本領多大，這位司馬子謙眼看着已被官兵架出儀門，禿龍莫小滄他是安心來攪擾這場事，叫峴崙派全盤失敗，龍形八掌崔文佩也在蘭州落了灰頭土臉他才趁心，他在這時，不再向前助戰，翻身追出儀門。

因爲這時所有動手的人，全是且戰且退的向外撤，此時就是在大堂前院內，這位小俠釋萬里，一條九鍊金環抖盡了威風，和七指魔申元化一條九鍊金絲蛇骨鞭，纏戰之下，兩下裏殺了個難解難分，可是七指魔申元化在兵刃上有些相形見拙，對付這小俠釋萬里頗覺吃力，一連兩次蛇骨鞭的鞭頭被九鍊金環給捲住，若不仗着手底下靈活巧快兵刃也得出來，兩下裏動手已到四十餘個回合，這衙門的四週，比先前的情形越發嚴重了，喊殺聲聲震長空，並且四外的燈籠火把越來越多，大隊的官兵，又向這一帶增援助陣，這正因爲司馬子謙已然落到他們手中，差事已然劫走，再動手毫無顧忌，所以只有喊殺捉拿逆黨跟着那草上飛韋天民忽然飛身縱起，從儀門前，逃向東配房上，立刻呼應伏守房上的箭手，往下面射，他更連發暗器，不容霍元凱跟蹤往上追，這一來，霍元凱等，知道今夜大勢已去，事情是一敗塗地了，那韋天民更在牆頭上發出號令，呼應他們自己人全往外撤。

龍形八掌崔文佩追雲燕子柳鴻，鐵掌方飛，陳天柱此時全得到了信，司馬子謙老人家，已然被官家擄走，現在弄個滿盤全輸，那小俠程萬里和七指魔申元化，動手已分出強弱來，申元化這條兵刃城堪的要被程萬里的九鍊金環裹住，草上飛章天民的撤退命令，正好傳到這邊，算是給七指魔申元化保全了臉面，他在這危機一髮的一刹那，施展開盤龍三打，把這條九鍊金絲蛇骨鞭翻成上中下三盤，連環進招，可是他安心撤身逃走，騰身飛縱，竄上了西面的配房。

那小俠程萬里，那肯叫他走開，一聲狂笑道，我叫你逃出蘭州城，那就打算崑崙派的門下，一抖九鍊金環，就要跟蹤追上去，可是這時驀然從天空中飛墜下一對鉄妖，發出清脆之聲，正落向程萬里的面前，這程萬里用左手一抄，把這兩枚鉄妖接在手中，這一來他立刻把脚步縮住，不再追趕，這小俠程萬里一句話不發，一擰身，反向東北這邊騰身縱起，跟七指魔申元化走了相反的方向。

這程萬里騰身縱躍，捷如飛鳥，此時四週全上來官兵，程萬里往房上一撲，立刻從偏着大牆一帶，或遠或近，利箭如雨一般射過來，他把九鍊金環舞動，依然是身形不停，竟自撲到東北面一片屋脊上，猛然見他復又翻回來，這時霍元凱等可全沒退衙門，這程萬里撲到霍元凱近前，說了聲掌門人鉄妖令到，立時要退出蘭州，老武師霍元凱正在撥打着飛箭要闖出去，就讓是司馬子謙老人家已經落在他門手中，甯落犯法之名，也要攙他個地覆天翻，忽然聽到這個大師弟程萬里一說掌門人的鉄妖令到

，這焉敢不遵，立時召集所有闖入鎮守使衙門的自己人一齊西南撤下來，翻着邊牆往外退。

這位小俠程萬里，憑佛掌中這九鍊金環給大家開路，他在屋頂上縱躍如飛，這條九鍊金環舞動起來，帶着一片震耳的聲響，發箭被九鍊金環磕打的向半天，箭手們只要挨着碰着，不是重傷就是喪命，立刻被小俠程萬里打開一條道路，霍元凱等跟蹤隨在他身後，闖出衙門，可是衙門四週，民房上面也全伏守着官兵，這小俠程萬里九鍊金環到處，官兵們逃避不暇，那邊敢阻擋，一剎那途已經把伏守官兵全誘走，這一行草野奇俠風塵異人，從民房上縱躍如飛，直奔城頭，但是城裏到處都有官兵駐守，尤其是一撥一撥的馬隊，在各街道上，飛馳盤查更加壯了聲勢，翻到了近城一帶，城頭上，守城的官兵已然望見有人撲過來，張弓搭箭阻止來人時，這般人誰肯聽他這種阻擋，小俠程萬里，老武師霍元凱，龍形八掌崔文佩，如飛的撲了上來，柳鴻，陳天柱，跟蹤而上，守城的官兵不過是徒自多傷幾個人，好在草上飛韋天民一般官家的能手，並沒有跟蹤追趕，翻出城外，由霍元凱率領着，直奔停船之處。

仍然找到兩艘小船，大家相繼上了船，進艙中落坐之後，這次入蘭州總算是鍛羽而歸，一個個全是十分悽喪，老武師霍元凱向程萬里道：「程師弟掌門人是否已入蘭州，既然鈇鈇令命我們退出蘭州，他老人家應該現身相見，指示我們一切，現在弄到這般狼狽的情形，我們真無面目見掌門人，可

是司馬老大人這份固執的情形也真叫人遺憾無窮」這小俠程萬里道：「大師兄不必灰心，眼前的事，明擺在這兒，焉能就這麼罷手，我在想掌門人或者已經料到有這一步，現在既然叫我們趕緊退出蘭州，就是叫我們不作無味的損失，大約我們還得跟着和敵人拚，我想掌門人決不能叫司馬老大人含冤而死，崔老師跟着我們担這般驚險，受這麼大的辛苦，實在叫我們無法說感謝的話了，我想還得趕緊請示掌門人如何下手和這般惡魔作最後一拚才是。」霍元凱道：「恩師現在那裏，師弟可能找到他老人家麼，方才傳鈇妖令的，可是恩師自己到了。」

小俠程萬里微把頭搖了搖，向霍元凱道：「大約師傅也有不得已的情形，衙門中的鈇妖令，還並不是老人家親傳，不過師傅是決定到了蘭州，現在我要趕到鈇鶴寺或者許能見到師傅也未可知。」霍元凱聽到這個小師弟的話，頗有些閃爍其辭，峴崙劍客若是趕到蘭州，如何致於不親自出頭，即或自己不願意伸手可是知道師傅身旁，只有這個小師弟沒有旁人，鈇妖令又是何人代傳呢，看這情形師傅頗有不肯入蘭州之意，這又爲的什麼真叫人猜測不出，霍元凱心中懷疑，可是因爲坐上有本門以外的朋友，不能再往下問了，這時小俠程萬里已然站起向霍元凱道：「師兄，敵人如若搜尋不到這裏，千萬可別移動，這是一個很好嚴密所在，我趕到鈇鶴寺，究竟情形如何，我回來也就可以知道一切了」霍元凱答應着，程萬里立刻向大家告辭出艙，趕奔鈇鶴寺，這停船的所在離城沒有多遠，可是現在聽

得城內還是一陣陣喊殺之聲，被風送來，彼此全覺詫異，入蘭州參與這場事的人全退出來，城外四週，又屯着重兵，城裏司馬老大人的部下完全被將軍親信的隊伍，給繳械監視起來，沒有人再反抗他，和他作對了，可是這種殺聲不息究竟是什麼情形，太覺可疑了，說話間彼此站到船頭上，停船的地方，有大片蘆葦擋着，就是天亮後也不致被人發覺，仔細聽，聲音是時起時斷，跟着往蘭州城那邊望了一眼，竟見有兩處火起，火烟冲天，這真是離奇的事了，大家想不出個道理來，只好回到船中，靜靜的等候。

天光大亮這蘭州城的情形，還是和夜間不差上下，龍形八掌崔文佩打發一名精明幹練的水手，繞道出去探查，據他回來說，城門未開，城裏的情形還在兵荒馬亂中，衆人聽着全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但是遵着掌門人的指示，緊守在蘆塘附近，盡力的掩蔽着形跡，聽候崐崙劍客悟真子二次的命令，等到過了中午之後，小俠程萬里，順着黃河邊一片柳蔭濃密的地方，疾走如飛，雖則在白晝之間，他那行動飄忽若風，轉眼之間已然到了停船的所在，霍元凱等趕緊跟進船來，崐崙派門規至嚴，門下弟子對於掌門人全是虔誠敬奉，因為這時小俠程萬里是奉師命而來，老武師霍元凱反讓這個小師弟走向裏邊，自己轉到下首，躬身一拜道，師傅的大駕，可會到了麼，師弟可會代我問安。

小俠程萬里道：「恩師已然趕到，只爲自己不能入蘭州，現在惟有令我們爲崐崙派盡全力，與這

般江湖能手一決雌雄。師傅只有暗中相助，若是事情到了實不得已時，師傅也就顧不了許多或者也就許親自下手了。」霍元凱只有答應着，不便多問，小俠程萬里跟着說道：「師傅，我們今夜入蘭州和草上飛草天民一決最後的勝負，可是無論如何得把司馬老大人救出虎口，並且叫我們起更時入城，至遲二更天需進入將軍行轅，倘若一晚，恐怕司馬老大人要遭到非法凌辱，那寧遠大將軍裕昌實不懷好意，倘若我們不急速下手，司馬老大人恐怕定遭毒手，老武師霍元凱一聽這個話，就知道這是一個極大的難題，蘭州城城裏城外，已經佈置成鉄壁銅牆一般，以昨夜的情形而論，這一般敵人個個是江湖道中傑出的人才，武功出衆，本領驚人，這種強敵，對付着已經十分扎手，司馬老大人已落入他們掌握中，想從蘭州城內千軍萬馬，強激護衛下，救司馬老大人出險，真是勢比登天還難，現在師傅以這種命令叫我們去作，焉能够不竭盡一身之力，捨死一拚，雖明知道此番下手是凶多吉少，恐怕未必能够把這件事辦成，但是師門恩厚，這種事義無反顧，雖肝腦塗地，也決不能皺皺眉頭，霍元凱是慨然領命。」

小俠程萬里，把峴崙子的話交派完了，這才湊到霍元凱身旁說道，「師兄，你對於師傅此番的措置有些懷疑，認爲他老人家既然已知蘭州城內潛伏着這窩些個江湖能手，我們現在的勢力單薄，師傅怎會不出頭有什麼顧忌，師兄，你很疑心是不是，老武師霍元凱點點頭道，「程師弟這正是我十分懷疑的事，不過以師傅那種身份，他老人家或者另有圖謀，我們難測高深，小俠程萬里微搖了搖頭道，「師兄

你怎麼知道師傅現在不肯入蘭州，並非是對於現在蘭州城內的一般人有所顧忌，一來因為涼州那裏匪徒對着一件極棘手的事，更因為這草上飛韋天民他出身綠林，但是他這個師傅可是綠林中了不起的人物，我們掌門人此番不肯入蘭州親自下手，也正爲的是韋天民這個師傅太以難惹，我們恩師憑掌中一口劍諒還不致於就示弱於人，只爲這個主兒牽纏上，就蘭州這場事能够作個了結，可是和他却要牽纏不休，定要把西北半邊天攪個天翻地覆，武師霍元凱愕然問道，師弟，是什麼人物，連我們崑崙派掌門人全懼他三分，難道這西北半邊天，還有比我們崑崙派門戶再高的麼？

第六章 再入蘭州將軍夜審

程萬里答道，師兄，這個主兒提起來，雖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人物，別管是仗義道，綠林朋友，全懶得招惹他，提起來全有些頭痛，這韋天民原來就是那萬丈魔華鉄夫親傳弟子，是他門下掌門大弟子，師兄你應該略有耳聞，此人一生所作所爲，全是刁鑽古怪悖情悖理，他拿著青海綠林道的門戶，他門下也有三個得意的弟子，可是這般徒弟出來決不許提是他的門下徒弟，江湖綠林中從來沒有這麼作的，可是他更溺愛不明，他門下所出去的弟子，只要吃着別的門戶虧，他必要設法報復，不過他輕易不肯親自出馬，全是打發門下其餘的弟子，領受他的指示，照着他的計劃去作，這萬丈魔，天生

來一身異於常人的骨格，更兼他得過名師傅授了一身絕技，精擅小巧功夫，有御骨法，縮形法，飛簫走壁那種輕身術，江湖道中能勝過他的還沒見着一人，這人的天性又那麼古怪，任何人也和他說不進話去，所以他遠居青海，從來不和江湖道中朋友們來往，你想我們恩師焉肯和這種惡魔結怨，以師傅那種身份，入蘭州教司馬老人如同探囊取物，可是師傅只要真個一去，草上飛韋天民就算一敗塗地，那萬丈魔華跌夫只要知道了信息，他焉肯和師傅善罷甘休。

他平生最恨的是以強壓弱，所以他在江湖上橫行一生，雖則到處的遭人痛恨，所恨的也就是行爲古怪不近人情，凡是遇到他的，沒有不吃到他苦頭子，可是他決不肯下絕情施毒手，他認爲自己在綠林道中是個老前輩，他對於江湖道中，凡是年歲比他小的，輩分比他晚的，他決不過分的逼迫，這次蘭州的事，我們師兄弟們連崔老師下手搭救司馬老人，和草上飛韋天民，正好是作對手，師傅只要一出頭，他定要認爲是以武林前輩的身分欺負後生晚輩，他只要一伸手，不找了十分便宜去，有時歷三年五載不肯干休，所以我們恩師但分得已下，不願意和此人結怨成仇，師兄，你想師傅現在不是處在兩難地步麼。」

霍元凱聽劉程萬里這番話，這才知此中原委，也認爲恩師的顧慮，倒是應該，這個萬丈魔實在不宜招惹，霍元凱遂向龍形八掌崔文佩說道：「崔老師今夜我們入蘭州，似乎得早早安排一下，我們預

先定規好了，動手救人的要只管救人，對付敵人的只管對付敵人，必須按着所定的計劃去作，以免臨時顧此失彼，反受牽掣。」龍形八掌崔文佩向翟元凱道：「蘭州城內現在潛伏下這般惡徒對手，下手時稍一不慎，就要弄個一敗塗地，勞而無功，最令人扼腕的事，這位司馬老大人太以固執，再入蘭州就讓是微俾得手時，恐怕這位老大人，還順情順理逃出蘭州城，這是必須作打算的，依在下的拙見，我們還是應該暗入蘭州，在這種強敵之下，只有智取，不可力敵，我們能够潛蹤隱跡，闖入蘭州先把下手的一切佈置好了，給他個猝不得防，措手不及，比較着易於得手，翟老師以爲如何。」老武師翟元凱，向追雲燕子柳鴻看了看說道：「師弟你以爲怎麼樣」柳鴻道：「翟老師傅的打算我認爲很可以那麼去作，我們此番下手搭救司馬老大人，有昨夜一番慘敗，我想草上飛章天民等今夜必要嚴陣以待所以我料若是這麼動手對付他們，我們估着幾分便宜，何樂不爲」老武師翟元凱道：「師弟既然也看到這一步，我們只好這麼辦了，我們入蘭州之後只要查出司馬老大人囚禁之所，我看請他出城只有我可以向他請求答應，不過今夜的事，可無法兩全，老大人倘若再那麼不體諒我們的苦心，我們也只有用強力來救老大人脫險了。」

小俠程萬里道：「師兄蘭州城內這般敵人中最可怕的是雪山二醜，七指魔申元化，禿龍莫小滄，這次咱恩師全沒想到竟會添上了，這兩個惡魔，已往我們峴崙派對雪山二醜，存着寬大之意，井水不

犯河水，又何必跟他多結仇怨，所以掌門人在過去嚴厲的囑咐我們，倘若在江湖道上和他們會在一處，得放手還是放手，不要和這種江湖惡人結無味之仇，樹無窮的後患，恩師雖然這麼寬大為懷，但是這兩個惡魔竟自無故的入蘭州和韋天民結為一黨，擾亂我們，叫我們不易得手，現在緊急關頭，不使單獨對付他弟兄兩個，今夜入蘭州只要遇上這兩個惡魔，師兄們全不要多管，我來對付他兩個，雖則我沒有本領來制服他們，倒還能把兩個惡魔牽制住不得脫身，大師兄好早的把司馬老人救出蘭州城。」

雲元凱點頭道：「師弟你的九鍊金環對付他弟兄那兩條軟兵刃，正好剋制他們，內中還有涼州武師三陰絕戶掌楚昆揚也是個極扎手的人物，柳師弟可以對付他，不容他脫身，得手時多給他放起幾把火來，也好擾亂軍心，叫他自相驚擾，這樣司馬老人可以早早的脫身虎口。」大家計議已定，天色已晚，可是這一天的工夫，這蘭州城，始終城門未開，城裏城外算是斷絕了出入，還不斷的人喊馬嘶之聲，這般武師們也猜測不出究竟是怎麼個情形，趕到起更時已經各自結束停當，龍形八掌崔文佩囑咐船上水手，把燈火盡熄，守在船內不得隨意的移動，老武師雲元凱遂帶蕭追雲燕子柳鴻鈇掌方飛陳天柱小俠釋萬里，和龍形八掌崔文佩一同起身，繞出這片葦塘，仍在躲避着大營紮營的所在越過護城

今夜城上的情形尤其比較昨晚防守的嚴緊，城頭上一隊隊軍兵，拿着號燈火把，循環梭巡，霍元凱等仗着全是輕車熟路，查看偏東南角一帶，正好巡城的官兵過去，後邊的隊伍尚未過來，趕緊的各自施展輕身術翻上城頭，趕到城頭上往城裏一望，這般武師們無不憤恨，這寧遠大將軍只爲一人的私憤，竟目調動了，這麼多的兵馬，城內一條條街道，完全有軍兵把守，每個路口，每一個轉角，全有一隊軍兵守護着，除去駐守不動的軍兵之外，更有來往梭巡的，除去這些官兵脚步之聲，和兵刃相觸之聲，再也聽不見一些別的聲音，所有商民住宅，家家是關門閉戶，這城中完全是像遭到變亂一般，霍元凱等互相打着招呼，全分散開，一直的够奔將軍行轅，寧遠大將軍的行轅，離着護守使的衙門並不遠，只隔着一道長街，將軍的行轅，就在同善街中間，這條街道是蘭州城內，最寬大的地方，由東往西，只有三里地長，也是最繁盛之處，臨街一帶，商店鋪戶佔多一半，可是這時全早已閉門落燈，街道上所見的全是軍兵隊伍。

老武師霍元凱跟龍形八掌崔文佩，從北邊一帶民房全矮着身軀，穿房越脊，縱躍如飛直撲行轅，其餘的人也跟蹤而進，離着街道還有五六丈遠，霍元凱跟龍形八掌崔文佩全把身形隱住，要查看一下子下面的形勢，靠將軍行轅這裏，已經和商民住戶的房屋隔離開，在街道邊隅就是一座影壁牆，東西轅門，轅門大開着，下面的燈火很亮，轅門外有四十名軍兵把守着，弓上弦刀出鞘，刀槍耀目軍兵的

服裝齊整，再往行轅裏看，靠儀門前雁翅排開又是兩隊軍兵，全是巴圖魯勇字號衣，頭上青包頭，脚下薄底快靴，弓箭手挾鵬弓跨箭壺，削刀手是各捧一口明恍惚的鬼頭刀在燈光下，刀光閃閃顯得轅門一帶煞氣騰騰，靜悄悄鴉雀無聲，霍元凱在一處房坡後隱藏着身形，向龍形八掌崔文佩一打手式，要分左右往轅門的後面轉過去，方好入行轅，柳鴻陳天柱，也全跟蹤而到。

小俠程萬里却頭一個從民房上往東翻下去，出去有十幾丈遠，用燕子三抄水的輕身術往街心一落，疾如飛鳥般翻入對面的屋頂，他奔了轅門東的大牆撲過去，守在轅門前的官兵，內中有一人似乎望見小俠程萬里的黑影，他扭頭往東叫喝了聲什麼人，這句話才出口，老武師霍元凱這裏，從屋面上揭起一片瓦，用足了腕力，向轅門迎面影壁牆打去，這種寂靜的長街，駐守的官兵，也全在鴉雀無聲，瓦片打在影壁上，叭叉一聲暴響，顯得格外驚人，東轅門前，守衛的官兵，被這種聲誘得不約而同的往影壁遺邊察看，老武師霍元凱龍形八掌崔文佩追雲燕子柳鴻鐵掌方飛武師陳天柱，全趁着這瓦片一震之聲下，各把身形施展開，盡使用輕身絕技，飛撲過街心，翻上了東西兩面的民房，只要一翻過街心，就不要緊了，到處能够掩避身形，潛蹤匿跡。

轅門前，駐守的官兵，他們雖則聽到這瓦片砸到影壁上，他們爲守紀律三字所限，就沒有有一個敢隨便跑過來察看的，東西兩邊轅門，一邊一位小武官，相繼走過來轉到影壁後面，察看發聲的情形，

但無容他到來察看時，這一般風塵俠義道，已經相繼翻進了東西大牆，小俠程萬里，他是頭一個翻過來的，從民房上面縱躍如飛，竄過十幾丈遠來，藉着民房屋頂，往起一縱身，騰身而起，雙手抓住牆頭，好在這行轅的大牆上，並沒有什麼阻礙，略往起一長身，掌身向裏看了看，附近一帶，黑沉沉沒有燈火，往西北望去，大約在七八丈外，似有燈光，因為黑沉沉的天空中有一片昏黃之光，小俠程萬里從牆頭上揭起一點灰片，向牆內打去，開了問下面，沒有防守的官兵，並且聽出下面全是實地，小俠程萬里一縱身，翻上牆頭輕輕的一擊掌，從東牆這邊跟蹤趕到的是大師兄霍元凱，跟追雲燕子柳鴻，這兩位武師也相繼翻上牆頭，小俠程萬里一飄身落在牆內，霍元凱追雲燕子柳鴻，也從大牆翻進來，彼此分散開，齊向西北一帶撲過來。

從邊牆這邊翻到一帶院落，這裏是一排東房，是十幾間長，面前是一道極長的箭道，小俠程萬里等各把身形隱避起，因為發現箭道內，不斷的有人出入，可是只聽到脚步之聲，並沒有一個發聲說話的，程萬里一打量下面的情形，所出入的全是軍兵，服裝整齊，各帶著器械，從箭道的北頭轉過去，穿着西邊極大的一道院落，往前而去，從這排東房出來二十多名，看這種情形大致是守衛行轅的親兵，小俠程萬里等暗中跟蹤着下面軍兵的蹤，一連翻過兩道極大的院落，眼中望見離着自己停身之處，隔着兩排屋頂下燈火的光亮如白晝，就知道行轅內，在這深夜間定有舉動了，小俠程萬里跟霍元凱柳

鴻，互相一打招呼，再往前查看時，各自隱避自己的身形，誰也不用牽扯誰，這三人各自分散開，因為現在潛入將軍行轅，這裏邊有一般極扎手的敵人，時時得防備着。

且說小俠程萬里，從東邊這排屋頂上，輕登巧縱，越過排廂房，已經望到下面，正是這行轅內的六堂，這位寧遠大將軍，他是節制西北四省的兵馬，他現在是駐節在護軍使衙門，小俠程萬里現在眼中所看到的，正是大堂一帶，這道院落長有三十餘丈，東西也有十幾丈長，此時從大堂口起，一直的排到南邊的門口，是兩排軍兵，分成四隊，一隊削刀手，一隊弓箭手，一隊長槍手，一隊是斬馬刀，這四隊軍兵，東西列隊排立，每隔四名軍兵，有一隻火把，從大堂口到前面門口，如同兩條火龍，貼進大堂合階前，四名帶頂翎的武官，分立兩旁，大堂內也站着兩排弁勇，裏面燈火通明，迎面上的一座公案，座位尚在空中着，這分明是要在這大堂深夜寤寐了，小俠程萬里和老武師霍元凱，追雲燕子柳鴻分散開，在東配房的屋頂上，各個潛伏好，要看看下面的情形，這時龍形八宮崔文佩，陳天柱方飛，也從西面翻進來，也是奔燈火之光搜尋過來，不約而同的全伏身在西配房屋脊後，查看這裏的情形。

下面除了列隊的軍兵，守在這裏不動，大堂內外，不斷的有副將參將各位的武官出入着，沉了工夫不大，從大堂後因屏旁，轉出兩名穿開氣灰布長褂的差弁走到大堂口招呼了聲，將車這就升座，你們伺候好了，站在台階口的武官齊答應了聲，眼着從大堂內閃屏後，又緊走出一名提着紗燈的差弁，

到堂口喊了聲擊鼓升堂，在東西配房的轉角處立刻響起了鼓聲，三通鼓擊過，耳中聽得一片靴底踏地，和腰刀相碰之聲，從閃屏後先走出四名差弁，手提紗燈，轉過公案旁，退向大堂的東西，分兩邊站立，跟着就是八名跨腰刀，穿跨馬服，亮白頂子，到了公案兩旁，向後退出五尺，東西對立，跟着又是一名中軍副將，他的品級很高，已經是亮藍頂戴花翎官服，在公案左邊站立，再後面兩盞紗燈引道，這位寧遠大將軍，從閃屏後轉出來，堂口的差弁喝喊堂威，這種聲勢，真足以振攝人。

小俠程萬里等，見這位寧遠將軍，年紀也在六旬左右，赤紅臉，身量高大，臂上留着黑鬚，到是十足是個武夫模樣，公案落坐後，立刻由中軍副將捧過一個名單，放在將軍面前，同時從閃屏後和大堂的外面，兩邊夾道內，走出一行人來，悄悄的立在軍兵後面大堂的那兩人，分立在閃屏前，程萬里等看出正是草上飛韋天民，和他手下一般黨羽，小俠程萬里等，知道少時定有一番生死相拚，今夜蘭州城內想把司馬老人救出虎口實非易事，不過既有掌門人的命令，赴湯蹈火，亦所不辭，這時寧遠大將軍提起筆來，在名單上點了一下，立刻堂口喊喝：「帶犯官司馬子謙。」小俠程萬里等在房脊後看到從堂口走出兩位武官，向大堂前一點手，有八名軍兵跟隨，向大堂西邊的夾道走去，等了工夫不大，聽得一陣脚步之聲，夾雜着鉄練子振動之聲，正是那位蘭州鎮守使司馬子謙，此時完全成了階下囚，鉄鎖加身，被一名武官，和軍兵們帶領着，走向大堂，房上的小俠程萬里，向老武師霍元凱彼此

一打招呼，要看看一看這寧遠大將軍如何對付司馬老人。

第七章 單劍鬪二醜

司馬子謙被帶進大堂，軍兵們喝着堂威，司馬子謙這一天一夜的工夫，好像變了一個人，面色蒼白的沒有血色，不過是氣靜神凝，到了大堂上，躬身一拜，却仍然挺立在那裏，那個寧遠大將軍把公案一拍，厲聲喝叱：「司馬子謙，你現在已經是國家的罪犯，還敢這麼傲慢無禮，立而不跪，你難道藐視本軍沒有審你之權麼。」這時堂下鴉雀無聲，所以相隔那麼遠，在房上聽得清清楚楚，只聽這位司馬老人冷笑一聲道：「大將軍，你不要跟本鎮這麼耀武揚威，你說我是國家的罪犯，我現在不承認我犯了什麼罪，我司馬子謙做到鎮守使，我是憑血汗得來的功名，我大小數十次血戰疆場，身先士卒，爲國家蕩平了多少叛亂，並且爲將軍建立下多少功勞，我司馬子謙本身所立的功勞大半全被你這貪而無厭的據爲己有，我司馬子謙只知道以身許國，我沒把那封賞爵祿放在眼中，想不到我一片忠厚之心，反到落了這麼個結果，大將軍我跟你有什麼仇，你非要把我置之死地不可，現在你拿犯官對待我，我司馬子謙實不甘心。」

寧遠大將軍厲聲喝叱道：「胆大犯官，竟敢在我面前這麼放肆，這大逆不道的罪名，不論你守使

任上所有的罪狀只憑你抗旨不遵，在蘭州城竟敢圖謀不軌，司馬子謙你有幾個腦袋，現在朝廷有旨意到來，令我就近處理，本想把你押解進京，只是你安心背叛朝廷，煽惑你的所部兵馬，要在蘭州這裏圖謀大舉，我奉朝廷旨意鎮撫邊陲，我自有權處置你司馬子謙，你還不低頭領罪，本爵可要對不起你了。」

司馬子謙冷笑一聲道：「將軍位寄專閫，鎮撫邊陲，自然是有權對付屬下的將隸，可是卑職也一樣的因爲汗馬功勞，蒙皇恩深厚，鎮撫蘭州，卑職的官職雖小，也是朝廷欽派，總然獲罪，也得按着國法把我交部審訊，解京問罪，何況我帶兵這些年來，只有爲國家爲黎民，奉公守法，忠勤報主，我並不知道我身犯何罪，律犯那條，將軍就要把我當作叛逆之臣，就地審理，卑職不甘服，現在卑職已然被將軍你以威力屈服，你想叫我承認什麼罪狀，我一個清白之身，我能承認什麼。」

這個寧遠大將軍把公案一拍，厲聲喝叱：「司馬子謙你好大胆，你還自稱奉公守法，忠心事主，本爵位列封疆，論職權爵位，也一樣審問你，何況我還有朝廷的旨意，你這麼目無國法，你不安心造反等什麼，司馬子謙，本爵念你隨着我帶兵戡亂邊陲，無論如何總有一些護庇之意，所以才處處從全，這麼好言問你，你還敢藐視本爵，司馬子謙，你這可要自找難堪，現在朝廷拿問你的罪名，我且不和 you 論，我只問你，本爵接奉朝旨之下，遵着朝命辦理，你竟敢抗旨不遵，公然拒捕，殺傷官兵，意

圖反抗朝廷，只這眼前事，你就有滅門之罪，你還向我這麼挺撞，司馬子謙現在你的頂戴已經摘了，你知道麼？」

司馬子謙道：「卑職那會不知道，不過卑職罪名未定之下，雖則摘去頂戴，卑職還有職分在。」司馬子謙這句話沒落聲，寧遠大將軍一聲斷喝：「好大胆的逆臣，若不是朝廷發覺得早，本爵防範得嚴，恐怕這座蘭州城早掌握在你手中，來呀，把他拉下去，先打四十軍棍，本爵總然處置失當，我情願自請議處，我也要處置你這頑強不服，打完了再問。」司馬子謙此時氣得渾身顫抖，這時兩旁四位軍兵過來，就要往外抓司馬子謙，司馬子謙向左右看了一眼，厲聲喝道：「你們那個敢動本鎮，」這般親兵弁勇終因為司馬子謙也是一個帶兵的將官，一個個真就縮住手不敢向前。

司馬子謙這時抬起頭來，向寧遠大將軍道：「將軍，士可殺不可辱，我無論如何替將軍你也立過不少汗馬功勞，你現在位列封疆，也應該捫心自問，這爵位是誰給你掙來的，我司馬子謙在你帳下賣過多少次命，現在就是你不報恩，也不該這樣對待我，你也是堂堂國家的柱石之臣，就這樣對待屬下，只怕像我司馬子謙這麼安分守法的沒有多人，你總然把我置之死地，你也不過還是一位將軍，難道還能邀得朝廷什麼上賞，我十幾年血戰疆場，落到這麼個結果，將軍你也足以自豪了，何必非把我置之死地，方肯甘心。」

這時寧遠大將軍越發的弄得騎虎難下，司馬子謙一派刺耳的話，寧遠大將軍把心一橫，無論如何也要給司馬子謙些顏色看，拍着公案向兩旁的弁勇們喝叱着：「你們敢抗令不遵麼，再不遵令行邪，立刻把你們拉出轅門砍頭。」

這次可不成了，任憑司馬子謙怎樣喝叱，弁勇們硬着頭皮，把司馬子謙架出大堂口，往地上一按，就要行刑拷打，這時在房上潛伏的小俠程萬里，龍形八掌崔文佩，老武師霍元凱，認為司馬子謙，只要遭到這次責打，再往外救他全費事了，不冒險動手是不成了，頭一個小俠程萬里，往起一長身在屋脊上一縱，騰身而起，翻下簷頭，這種身形快，起落之間，已到了房簷下，可是這裏早有提防。

那草上飛草天民，認定了今夜恐怕有一場血戰不可了，他倒不是因為昨夜緝捕了司馬子謙時，發現了峴崙派的門下竟自拒捕殺差，固然是這班人，未必肯甘心，可是峴崙派一般能手們，分明已然退出蘭州，趕到天亮之後城中的兵馬防守的那麼嚴，依然是時時有非常事發生，將行轅裏一連就是兩次險些着起火來，跟着北後街軍糧處起火，跟着東馬號起火，在中午東城門的城防營起火，這一個蘭州城內屢次的發生意外的事情來，並且在青天白日之下，草上飛草天民認為這是他本人極大的恥辱，所以司馬子謙雖則被擒，鎮守使部下，所率的兵馬已經完全拘禁監視，地方上決不致有事故發生，就因為這幾把火着的太以邪性，草天民稟明了將軍，終日城門緊閉，商家鋪戶也沒開門，巡城的兵馬在街

道上加班的梭巡，可是依然擾亂了一整天，本該在白天審問司馬子謙，只爲城中到處這一擾亂，鬧得人心惶惶，只好是等到夜間再審理，這無形中算是赦了司馬子謙，草上飛章天民手下更有這一般能人及雪山二醜，全斷定了城內已經潛伏着敵人，不過此人的本領定非平庸之輩。

其實他們猜測的還是一點不差，不過各處放火的這人行蹤飄忽，漫說他們揣度不出是何如人來，就連老武師霍元凱等，又何嘗不疑心，此時司馬子謙眼看着要遭到毒刑拷打，老武師霍元凱等，再不敢遲延下去，恐怕這老大人身受重杖，年歲已高，萬一要是死在當堂，這般人在掌門人面前如何交代，明是看着防範的十分嚴厲，可不得不動手了，小俠程萬里一撲下來，草上飛章天民，他在將軍的身旁站立，就爲的是提防着一旦有意外發生，他好立時應付，現在看到房上翻下人來，他向身旁站的一名將軍的親信衛士，也是他同門師弟，此人名叫神拳朱子義，一向是担任着保護將軍的宅眷，今夜審理司馬子謙，草上飛章天民，已經早已囑咐好了這個朱師弟，叫他要緊只管保護將軍一身安全，旁的事不許管，這時噶叱了聲，子義，你趕緊保護將軍退向後面，他腳下一點地，獠身穿掌，從公案兩旁的親兵面前飛縱出去。

身形往月台上一落，正到了司馬子謙的身旁，他伸手向司馬子謙的背上復抓，安心是先把人犯看管起來，可是小俠程萬里這一撲下來，安心是來對付他，身形一縱下來，早把腰間圍的九鍊金環撒下

來，身形撲到，這條金環已然抖起，嘩楞楞一響，照着草上飛章天民，劈頭蓋頂便砸，草上飛章天民，往右一甩肩頭，身形一恍，這條金環砸空，章天民身形往回下一帶右掌劈上，斜奔小俠掉萬里的左肋上打來，可是老武師霍元凱已經跟蹤趕到，身形撲到月台，軍兵們正在架着司馬子謙往門裏闖，也是怕犯人被劫走，可是霍元凱如同餓虎撲食，身形這一撲到，鐵掌輕揮，把護差事的軍兵打倒兩名，往老大人的身前一轉，一抬腿，把前面拉鎖練的腕子踢折，鎖練撒手，可是司馬子謙看到這種情形，知道又是這般人來救自己，怒喝一聲，「你們真是害我到底了」這位老老人在暴怒之下，猛向左一趕步，竟向前面的抱柱上撞去。

老武師霍元凱知道此時再顧不得什麼叫禮節了，一把抓住了司馬子謙的右臂，輕輕往回一帶，大人那禁得住他這種力量，身形倒撞回來，霍元凱一轉身，大人的腕口貼到他脊背上，他用手一抄大人的雙腿，把司馬子謙擠在背上，這時龍形八掌崔文佩，追雲燕子柳鴻，鐵掌方飛武師陳天柱全從屋頂上撥下來，小俠掉萬里一條九煉金環把章天民纏住，但是這裏防守的，早在兩邊夾道這裏等候，堂口這裏一飛，三陰絕戶掌楚昆陽萬勝刀路英方子母金梭蕭大義，全撞過來，可是追雲燕子柳鴻把這般人截住，老武師霍元凱背着這位司馬子謙老大人，往前飛身趕步，到了院當中略一打量，偏着兩邊並沒有人只有兩隊軍兵，這時各擺兵刃向上撲。

老武師霍元凱提丹氣往起一縱身竟往面前軍兵的頭頂上，飛縱過去，到西邊配房的簷下，往起一翻身竄上簷頭，剛往後坡一縱時，一條黑影撲到，來人竟唱聲，你好大胆，一條十三節骷髏鞭，竟向霍元凱和老大人的左半邊身竄來，這正是雪山二醜中的禿龍莫小滄，老武師霍元凱因爲身背着司馬子謙，老大人，不能放開手對付禿龍莫小滄，用力的往左一幌肩頭，斜縱出來，但是背後背着司馬子謙，老大人的身軀龐大，任憑霍元凱武功怎樣純熟，背上多着這麼個人，立刻感覺到十分吃力，斜往北一帶，脚下仍然是斜坡的瓦墻腳底下吃力重，落腳處嘎吱嘎吱，一連碎了四五片屋瓦，老武師霍元凱，往起才要翻身躍向後坡，禿龍莫小滄這一條十三節骷髏鞭砸空，他跟着左腳向外一探步，他是臉向着簷口，一振腕子，把十三節骷髏鞭帶起，向霍元凱中盤纏去。

這一招可厲害，霍元凱緩不過式來，眼看着骷髏鞭已然纏在腰上，就在這時從這配房的房山北頭，有人在低聲喝叱，打喊聲發處，三顆銀星似的成爲品字影形向禿龍莫小滄迎面打來，禿龍莫小滄任憑手下怎樣狠辣，三粒銀丸是迎面打到，只有後退，別無閃避之法，這種暗器猝然襲擊，禿龍莫小滄足根上用足了力，嗖的倒縱出來，退出一丈五六，這三粒銀丸落在離他停身處三尺外，這次禿龍莫小滄好險了，倘若他輕身縱躍的功夫稍差，也得傷在這三粒銀丸下，倒縱出一丈來就逃不開，老武師霍元凱，此時也是驚得一身冷汗，輕身提氣躍過房坡，這時龍形八掌崔文佩撤下來，跟蹤保護，崔文

佩一飛登房坡，一眼望到了禿龍莫小滄，冤家見面分外眼紅，崔文佩更知道他是邀截霍元凱，崔文佩厲聲喝叱：「姓莫的洗馬莊之會，才行分手，朋友何又參與這場事，你叫趕緊殺絕。」崔文佩腳下一點瓦壘，猿身而進，掌中劍玉女投梭，向禿龍莫小滄胸前便點。

禿龍莫小滄一聲冷笑道：「朋友，姓莫的就是爲你來的。」答話間雙手一擺十三節骷髏鞭，往外一掛劍鋒，身形往右閃，在一甩肩頭時，右手已然撒手，左手却倒甩骷髏鞭，向崔文佩左耳輪上砸來，崔文佩住下一矮身，骷髏鞭從頭頂上過去，矮身時掌中劍已然帶向左側，此時左手劍訣往上一抬，掌中劍向外斜展，往禿龍莫小滄腿上便削，崔文佩這一招遞出去，就覺得背後一股疾風撲到，耳中更聽得有人高喊了聲接招，這時禿龍莫小滄正是旋身繞步，龍形八掌崔文佩，因爲背後襲過來的風聲勁疾，趕緊左手劍訣往外一帶，右手劍隨着左手劍訣一轉，連身帶劍一塊翻，身形從左轉過來，一條九煉金絲蛇骨鞭砸下去，崔文佩身形閃開，蛇骨鞭砸在房坡上，碎瓦紛飛，禿龍莫小滄這時，一翻身，十三節骷髏鞭又捲過來，崔文佩可是看清了背後過來的正是七指魔申元化。

崔文佩此時憤恨異常，想不到雪山二醜真個的趕到蘭州，崔文佩想到不能因爲自己把人家這場事弄個一敗塗地，因爲雪山二醜入蘭州，完全是爲我崔文佩而來，草上飛韋天民添了這麼兩個扎手的人物相助，這次崑崙派恐怕要毀在他們手內，崔文佩掌中劍一緊，把劍招施展開，上下翻飛，身和劍合

到一處，奔騰擊刺吞吐撒放，在這房坡上應付這兩條成名的軟兵刃，崔文佩是毫無懼色，這時老武師霍元凱背着司馬子謙老大人，雖然已翻過了房坡後面，霍元凱正撲奔邊牆，但是走出不遠，草上飛草天民等，打着招呼同手下全追趕下來。

他們所注意的是這位司馬子謙老大人，若容司馬子謙逃出蘭州，他們在江湖道的威名，算完全斷送今夜，並且草上飛草天民還有故意寬放之嫌，在將軍面前也無法交代，所以他拚命的追下來，雪山二醜弟兄二人雙戰龍形八掌崔文佩，殺得難解難分，這時那小俠程萬里從大堂前撲上屋頂，他眼前沒有大師兄霍元凱可是崔老師竟被雪山二醜絆住，小俠程萬里怒喊一聲，無恥的匹夫們以多爲勝，你們算那道的江湖朋友，一抖掌中九鍊金環縱身過來，照着禿龍莫小滄背後便砸，禿龍莫小滄，見來了接應，並且這條兵器非常奇怪，左脚往外一探身，脚尖點瓦壠一撐身，把九鍊金環閃開，他掌中的十三節骷髏鞭也從身後掄起反向小俠程萬里頭上便砸，程萬里雙手一撥九鍊金環，橫架金樑往上硬碰，眼看禿龍莫小滄的十三節骷髏鞭已然捲在九鍊金環上。

第八章 程萬里金環揚威

禿龍莫小滄一驚，這兩下的兵刃全是專奪敵人的器械，可是小俠程萬里此時雙手握兵刃，往上一

纏，這是安心奪自己的兵刃，骷髏鞭已然落下去，好個禿龍莫小滄真有絕妙的手法，他竟能把撒出的式子收回。猛然右肩頭往左一閃，右臂用力，往後一帶把骷髏鞭硬往後撤回來，他可是趁勢向後一轉身，龍翻身，鞭隨身轉，他身形斜着，猛然一抖右臂，骷髏鞭如同一條槍似的，直向小俠程萬里的胸前點去，小俠程萬里九煉金環封上去，見莫小滄猝然抽式，他趕緊往右一撤步，骷髏鞭的鞭頭直射過來，小俠程萬里，仍然是雙手握着九煉金環，斜插柳往外一恍，把禿龍莫小滄的骷髏鞭給蕩出去，跟着左手倒甩九煉金環，向禿龍莫小滄的面門上便砸。

小俠程萬里手法真個厲害，他這一身功夫，爲崑崙派掌門人悟真子一手所傳，九煉金環上實有出奇的招術，神妙難測的手法，小俠程萬里這一接應到，把雪山二醜分開龍形八掌崔文佩這口寶劍上盡量施展起來，跟七指魔申元化動手，到了最後關頭，這時七指魔申元化這條九煉金絲蛇骨鞭，再用了手烏龍盤柱，兜着龍形八掌崔文佩的胯下捲來，崔文佩右脚向左一斜步，用倒轉七星，身軀立刻閃出二尺五來，把這金絲蛇骨鞭之身讓開，可是鞭頭攪閃不開，因爲身形撤不出那麼遠去，掌中劍，劍頭向下一沉，右手倒提着，運足了臂力猛往外一擋，劍身正封在他蛇骨鞭的鞭頭上，蛇骨鞭向左甩出去，崔文佩腕子一翻，這口劍從下往上翻起，右腳跟着向前一上步，左手劍訣圈到自己的頭上，跟着這口劍隨着往前進步，向前探出去，恨福來邏式，掌中劍向七指魔申元化咽喉上點來，劍招迅捷異常。

七指魔申元化蛇骨鞭未空，往後趕緊一撤步，往回一帶蛇骨鞭，往後一翻身，這條鞭從身後甩回來，他是斜翻身蛇骨鞭向劍身上猛砸下來，崔文佩掌中劍一個劍花腕子上一轉，這口劍向左撤出來，七指魔申元化的蛇骨鞭正砸下來，崔文佩這口劍正向他的右臂上削來，這種折招破招，伺虛搗隙，稍有一點疎失的地方，立刻乘虛而入，所以兩個名家動上手，雖則明知道一舉手之間，就能分出榮辱生死來，不過那種招術發出來，嚴絲一合縫，兩下裏好像是互相商量好一樣，一招一式遞出來，真有一羽不能加，虫蠅不能落，分毫之差就有生死之分，七指魔申元化跟龍形八掌崔文佩這兩下裏一搭上手，真是棋逢對手，匠遇良材，兩下裏全有真功夫煅煉的全有火候，又連遞了四五招，這時聽得靠西牆一帶，一片殺聲。

龍形八掌崔文佩恐怕老武師雲元凱走不脫，雖然眼中望到追雲燕子柳鴻等全趕上去，不過可也着看到草上飛草天民等也撲奔了西牆一帶，崔文佩在勝負難分之下，遂向小俠程萬里高聲招呼道，程小俠，不要盡自在這裏戀戰，你要接應霍老師傅退出行轅要緊，小俠程萬里也正因爲一時勝不了禿龍莫小滄，心裏在着急，此時聽到龍形八掌崔文佩叫他趕緊下去接應師兄，可是禿龍莫小滄這條十三節骷髏鞭，一招一式不肯放鬆，手底下非常厲害，小俠程萬里，知道不跟他捨命一拚，反要誤了大事，此時禿龍莫小滄這條十三節骷髏鞭，正用了手烏龍捲尾，斜着身軀甩骷髏鞭向程萬里下盤纏來，小俠

程萬里左脚向自己右腿後一探一個玉蟒翻身，身軀翻轉過來，這條九煉金環前半截橫向骷髏鞭身上轟來嘩嘩一聲，這兩條兵刃捲在一處，各自往外一振右臂，這種地方可就要分兩下的力量大小了，可是小俠程萬里，先前是往回一帶九煉金環，往外撤這條兵器，那知禿龍莫小滄也用足了力量，這種兵刃合在一處，力量越大越難分開，程萬里猛然一抖右臂，禿龍莫小滄可上了當，小俠程萬里他猛然一振右臂，九煉金環一鬆，禿龍莫小滄用的力量太大這條骷髏鞭突然的撤回，他的身軀也隨着踉蹌倒退，何況屋面上更是斜坡，他脚底下一有了得力處，屋瓦連碎幾塊。

小俠程萬里喝了聲你還那走，這條九煉金環，竟自抖過來把金環抖得筆直，向禿龍莫小滄的後腦上點來，這種金環若是點在他後腦上，莫小滄休想再脫身了，身軀向前竄出三步去，莫小滄身軀用力的向瓦壘上一點，左肩頭向後一斜，他這一偏頭，九煉金環算是差着一寸沒點到他腦戶穴上，可是他這一長身甩頭，九煉金環第一個圈子，打在莫小滄的右肩甲上，雖然打得不是正鋒，金環是偏着滑上的，可是這種兵器重，肩甲受傷，他本是把骷髏鞭再翻回來，向身後探臂甩打，不過肩甲這一傷，右臂不用不盡，他把已變的勢子收住，跟着往前一縱身，向南出去丈餘，落在屋脊上。

莫小滄竟在這輸招的情形下，他依然要敗中取勝，左手已經暗中探入囊中，蛇頭白羽箭的箭筒，扣在掌心，小俠程萬里，那肯任他逃走，騰身向前一縱，追了過來，禿龍莫小滄，口中喝了聲看箭，

左手向後一指，姆指一撥機筒「叭」的一聲一支蛇頭白羽箭打出來，直奔小俠程萬里的胸前打到，程萬里身形已然縱出來，莫小滄這一箭發得陰毒異常，他饒不失江湖道的規矩，還是先發聲，後發暗器，可是小俠程萬里這一撲過來，正好是迎他這一箭，這時響發箭到，沒有絲毫遲延的工夫，就在這箭打出來，突然在這屋脊的後坡，有人猛一長身隨着他長身之式，一片屋瓦打出來，整整的把這支蛇頭白羽箭橫截出去，瓦片跟箭，完全打下房坡。

禿龍莫小滄明明是當時能够報仇雪恨，箭傷程萬里，平空這人現身發暗器，以一塊瓦片把自己這支箭破壞了，他腕子向右一抖，姆指一撥機鈕，第二支箭打出來，再奔屋脊後那人打去，可是他箭發出去，那人一個一鶴冲天騰身躍起，身形在往下落時，竟沒看出他落在那裏，程萬里此時已經撲到他面前，抖掌中九煉金環，向禿龍莫小滄的背上砸來，禿龍莫小滄，此時是恨透了暗中破壞他發蛇頭白羽箭的人，此時小俠程萬里背後襲擊到，他只往左一恍肩頭，身軀騰起，竄出五六尺來，竟自不肯回身對付小俠程萬里，反倒跟着往前一縱身，飛鳥投林，把力量用足了，向西北角這邊猛撲過來，他認定了暗中發瓦片這人往這邊隱身退去，禿龍莫小滄是個強梁霸道的綠林，他當時非要和這人一拚不可，身形二次飛縱過來，倒是被他料中，見一條黑影，二次騰身往大牆那邊逃去，只是此人身形快得出奇，雪山二醜在西北一帶論輕身提縱術的功夫，他們弟兄二人，從來沒落在人後頭，今夜眼中所看到

的人竟有這種超羣絕俗的本領，禿龍莫小滄也自驚心，他這一忿怒追趕暗中算計他的人，小俠程萬里攔時，見禿龍莫小滄不肯接招，倒正合自己的心意，此時要緊的是保護着大師兄霍元凱，把司馬子謙老大人救出蘭州要緊，趕緊翻身追了下來。

往前越過這段房坡，見龍形八掌崔文佩，正在藏窟那草上飛草天民，在屋面上酣戰起來，可是相隔不遠，尚有兩人在苦鬥着，正是追雲燕子柳鴻，跟三陰絕戶掌楚昆陽，小俠程萬里見大師兄霍元凱已然走脫，可是敵黨太多，自己得趕緊接應他爲是，遂不管眼前這般人，施展開輕身提縱術，竄房越脊縱躍如飛，直撲行轅的邊牆，可是這時行轅四週，號角齊鳴一片殺喊的聲音，知道是外面所有的隊伍完全把行轅包圍，小俠程萬里身形緊縱，離着邊牆還有五六丈遠，見大師兄霍元凱背着司馬子謙老大人，竟被那雪山二醜的七指魔截住，兩下裏拚命的動着手，但是師兄霍元凱，背着老大人，手底下動作遲笨，那裏是七指魔申元化的對手，小俠程萬里，一聲怒叱，身形飛縱起，掌中這條九煉金環，隨着縱身之勢，照定了七指魔申元化砸去，七指魔申元化明明的要得手了，小俠程萬里這一到，好似生龍活虎一般，這條九煉金環，如同急風暴雨一般，連環進擊。

七指魔申元化那能再顧得截堵霍元凱，只好把金絲蛇骨鞭的招術施展開和小俠程萬里奮力還擊，兩下裏這種兵器，是互相尅制，七指魔申元化這條金絲蛇骨鞭也是西北半邊天成名的一條奇形兵器，

程萬里九鍊金環更是武林中獨有的兵器，兩下裏這一對上手，各自有輕快的身形，不同的手法，攻守進退，兩三丈內，竟被這兩條兵刃完全占據了，小俠程萬里，得崑崙子的絕傳，隨在師傅身旁行道今夜在蘭州還是初次遇到大敵，這條九鍊金環用到二十餘招，七指魔申元化身形正翻到屋頂的西邊，正是一個屋脊後，小俠程萬里一個跟蹤趕打，甩起九鍊金環來，向七指魔申元化後腦海上砸來，七指魔申元化，從右往後斜翻身，雙手摸金絲蛇骨鞭，推窗望月式，半斜着身軀，往小俠程萬里的九鍊金環第三個金環下獨往起一攔，嘩楞一聲，金環的前三個環子往蛇骨鞭上一捲，七指魔申元化是安心要奪程萬里這條兵器，九鍊金環和蛇骨鞭一咬住了，申元化往右一擰身，雙臂運足了力，往後一帶，明着他奪兵器，暗地裏還是要以巧取勝，在這一招之下，要把小俠程萬里制服在蛇骨鞭下，他猛力往這邊一帶，小俠程萬里也是運足了臂力，猛往後一奪，七指魔申元化猛然雙臂往後一放，一抖蛇骨鞭，九鍊金環猝然和蛇骨鞭分離，七指魔申元化竟在這兩下兵器一分的一剎那右腳順着房坡往後一划，左腳更往右腿後一撤步，身軀猝然半轉，原本是臉向南的，這一猛翻身，轉成了面向北，蛇骨鞭是左手攔開，右臂用足了力往後一甩，如狂風掃落葉式，這條金絲蛇骨鞭，緊接着屋脊甩出來，向小俠程萬里雙腿纏來。

他這種招術用的迅速異常，程萬里爲他猛然把自己的九鍊金環運出來，腳底下又是屋頂的斜坡，

身體未免一恍，七指魔申元化這條金絲蛇骨鞭猛然招術追出來，稗萬里在這種情勢下萬難閃避，眼看着蛇骨鞭已然捲到變腿上，猛然從屋頂的南邊，房山轉角那裏，有人喝了聲打，這一瓦片打下來，手法準確，正打在七指魔申元化的蛇骨鞭前半截，雖然這種瓦片力量，不能完全把蛇骨鞭截擊回去，可是蛇骨鞭被這一震之下，小俠程萬里已然左腳用力一點瓦墜，身軀向南縱出五六尺來，竟把七指魔申元化這一招閃開，這塊瓦片，打到蛇骨鞭上，已經震得粉碎。

申元化往回一伸腕子，蛇骨鞭帶回，可是對於暗中發瓦片破壞他這一招的，恨得入骨，七指魔申元化，身形一轉，按着瓦片的來路已然看出，此人是隱身在南邊房山後，他此時竟擺却稗萬里，雙手攙蛇骨鞭往下一矮身，猛虎伏樁式，騰身飛縱撲過來，往南邊房山前一落，掌中的金絲蛇骨鞭，往起一抖，竟向房山後砸去，可是這一蛇骨鞭砸下去，竟聽得一聲狂笑，一條黑影凌空而起，向西南邊牆那裏退去，小俠程萬里，因為險些傷在七指魔申元化蛇骨鞭下，他焉能跟申元化善罷干休，一擰身竟也跟蹤撲擊，從申元化的背後撲過來，可是這時竟從東邊屋面上嗖嗖連貫過兩條黑影，這兩人一現身，正是鉄掌方飛，武師陳天柱，兩人橫撲過來，也奔了七指魔申元化，申元化一縱身，已經越過這座房山去，可是方飛陳天柱却不容他趕開，跟蹤撲上去往上遞兵器，小俠程萬里也要跟蹤撲擊，非和七指魔申元化見出起落來不可。

剛往下依身作勢，身形尙沒縱出去，突然聽得身左側暗影中有人用沉着的聲音，招呼道：「萬里，你怎麼還不接應你大師兄退出行轅，蘭州城已是兵山將海，難道還敢意氣用事麼？」小俠程萬里一回頭問了聲「什麼人？」可是發話的這人，竟沒肯答應，程萬里只看到身後丈餘外，黑影恍了恍，已經出去兩三丈遠，此人再一騰身，已經把蹤跡隱去，騰身縱躍的情形，頗像師傅，可是口音卻不對，因為他說話聽得清清楚楚，小俠程萬里經過這人暗中指示，自己也知道現在要緊的是先把大人救出去，遂向方飛陳天柱招呼了聲，方陳二位師兄，恕小弟我先行一步了，把掌中九練金環一抖，借着金環往前帶的力量，身隨環起，倏起倏落一連三四個縱身，已經翻過兩排屋，正恰巧，大師兄霍元凱，往東北這邊退下來，想要二次往大牆上衝，那草上飛章天民，是拚命的截擊，小俠程萬里看這種情形太以危險，這時龍形八掌崔文佩，也撒身趕到，此時全認爲無論如何先得把大人救出行轅，可是敵人一步不肯放鬆，並且外面一陣吶喊之聲，老武師霍元凱，一手攔住背後的司馬老大人，一手掄八卦紫金刀，一個鷄子鑽天，飛登牆頭，可是外面，早有官兵佈置好，預備截擊，霍元凱在牆頭上一落時，兩三道孔明燈的燈光射過來，跟着嘖嘖的一排利箭，齊向霍元凱射來。

霍元凱把掌中八卦紫金刀盡力揮動，上下舞動了兩個刀花，把射過來的箭磕得四散紛飛，可是在牆頭一停身的一刹那，那草上飛章天民，本預備猛往牆頭上撲，不叫霍元凱越出牆去，可是小俠程萬

里，早看定了他，離着他還有五六丈遠，竟施展蜻蜓三抄水的輕功，只一起一落已經撲到韋天民的背後，這條金環已經砸下來，韋天民的身形靈活巧快，小俠桿萬里那會傷的着他，他一個黃龍轉身，身形已往旁換出兩步去，可是竟在這時，他左手已經探入囊中，把藥喂鐵蒺藜抓了兩顆在轉身時一振腕子，兩顆鐵蒺藜，平着分左右打出去，這種手法非常厲害，霍元凱驕頭停身，外面有飛箭阻擋，身上又背着一個龐大身軀的司馬子謙，草上飛韋天民這兩顆藥喂鐵蒺藜打出來，霍元凱任憑身形怎樣靈巧，也無法閃避了，只好用力的由左往後一轉身，雖是把右邊這支鐵蒺藜躲過去，左邊這支鐵蒺藜他一翻身是迎個正着，這支鐵蒺藜擦着右肋打過去。

第九章 苦肉計闖重伏

這種暗器是非常厲害，遍身鉄刺子，犀利異常，沾上一點，就能傷着，老武師霍元凱，識得這種暗器的陰毒，在無法閃避之下，八卦紫金刀往左肋上一貼，更隨着身上一恍，把這支鉄蒺藜崩下牆去，可是霍元凱已覺得就這麼閃避依然有一個鉄刺子扎傷了右肋皮膚，雖然明知道這種暗器多半有毒，不過傷得很輕，任憑如何也不致於當時發作，自己掌中還不敢停，因為外面的箭還不住的向這邊射着，一轉身之間嗖嗖的又是三支箭從身旁頭頂射過去，但是草上飛韋天民，這兩顆鉄蒺藜給他自招出禍

來，小俠程萬里，雖則用九練金環把他截住，不想他雙手全能發暗器，動手的剎那間，依然打去兩粒，程萬里這時九練金環又連進了兩招，那草上飛韋天民見霍元凱竟從房頭上縱出去，他竟自虛點一劍，依然騰身縱躍先向屋頂的北邊，斜退出去兩丈左右，二次施展鴿子鑽天輕身法，竟也跟蹤撲上大牆。

小俠程萬里一墊步竄上去丈餘遠，身形一停，九練金環早交到左手，探手囊中，一抓扣了三支峨嵋針，手托掌心，草上飛韋天民也正往牆頭上一落時，小俠程萬里喝了個「打」字，這三支峨嵋針一振腕子同時打出品字形，上面一支奔他後腦海，下面兩支平着打左右肋，這種暗器發出也是武林中的絕技，小俠程萬里可守着武林中的規矩，先發聲，後發暗器，雖是這樣可是練就的手法，打字喊出，暗器已到，草上飛韋天民，這種超羣出衆的人物，聽查暗器十分敏捷，他身形才在牆頭落穩，趕忙左脚一提，向自己右腿旁一探，身形向右撤，鴿子倒翻身式，掌中劍，從上往下橫着一劈，這種手法，足可以打落了平常的暗器，但是小俠程萬里這一掌三針，他這劍劈下去就不能完全封出去，只把上面一支奔他左肋的一支，完全用劍給劈落牆下，可是奔他右肋這支他雖是翻身，不過退出半步來正正的換個方位，打左邊的變成打右邊，竟穿着他肋骨旁打過去，這種暗器三棱形，鋒棱犀利，雖然沒正式的穿上他肋骨，可是貼着肋旁這一滑過去，已經傷了三分寬一寸長的一道血槽，草上飛韋天民身形

一恍，險些栽下牆去。

可在他決不因爲肋上受傷就放手任霍元凱逃走，一擰身依然翻下大牆，此時屋面上已經有六七名官兵箭手，傷的傷死的死，眼中望到霍元凱已經衝出第二道卡子，韋天民今夜也是安心要一拚生死，他不止於因爲在將軍麾下效力，遇到這種事，竟自無力保護，在殺傷多少人之下，還把差事逃走了，無法交代，並且他還有自身說不出的苦衷，因爲個人的師門中，不是江湖上無名少姓的人物，只要自己此番在蘭州失敗到底，連師傅的威名也要完全斷送在自己的手中，將來恐怕還要受到師門的處罰，所以草上飛韋天民，此時真有些拚命，負傷之下，身形飛縱起依然向武師霍元凱的背後撲來。

霍元凱此時，已經衝過官兵所埋伏的第二道卡子，可是第三道卡子不好闖了，前面正是行轅以東的這一道長街，總得越過這道街道去，才可以奔城牆，街道上馬步軍兵密排着長槍手，弓弩手，全在面向着北面房頂子一帶監視着，靠街南所有的民房上面也全早佈置下一隊精兵，想往對面衝，你到不了房屋的邊上，街道上的箭手，和對面的箭手，早已認扣填弦，箭如雨發，你就是有本領，你那能够防的那麼嚴密，何況背上背着人，這尤其是勢難並顧的，可是雖在這種情勢下，決不容你遲疑退縮，另打主張，現在的情勢是只有進沒有退，何況不容遲疑，不容退縮，背後敵人已在跟蹤撲到，霍元凱這時那一隻眼已經幾乎把眼珠子努出來，這真到了最後爭生死的一剎那了。

身形落到屋頂上面，離着前面的街口，尚有兩三丈遠，更看到草上飛韋天民，也從行轅裏追了下來，霍元凱一咬牙關，右掌中的八卦紫金刀，往胸前一橫，護住了前面，此時自己暗中已經禱告蒼天，生死在這一闖了，說不定救不成司馬子謙，反要害了他，也隨着自己死在亂箭之下，勢逼如此，無可如何，身軀微往下一矮，往起騰身飛縱，逕撲街口，官兵那邊早望見了，已經有十幾條箭緞扣填弦，瞄着準，等着他，所以這一帶的官兵也厲害，這全是久經戰陣的箭手，他們的箭不肯虛發，武師霍元凱身形一縱往房坡上一落，對面屋頂和街道上銅哨連鳴之下，弓弦叭叭一個勁兒響，每支箭全帶着尖銳的嘯聲，十幾條箭向霍元凱攢射。

老武師霍元凱把掌中八卦紫金刀舞動，箭射過來竟完全被他刀磕飛，不過這種飛箭是一排跟一排，自己身形這一欺近了對面的箭竟不肯停了，唼唼的如雨點一般，霍元凱只得往後一縱身，暫時退避，可是草上飛韋天民竟在這時撲到，掄劍向霍元凱背上便劈，老武師霍元凱一個倒轉黃龍身軀由左往後一甩，盤旋繞步，這口刀翻起來，向草上飛韋天民的劍上猛崩，韋天民這一撲，反倒於霍元凱有利了，將軍行轅中這般武師身上滿有白綾子條爲記，韋天民這一衝過來，弓箭手不敢隨便射了，手底下沒有那麼準的，這一箭上去，一點不差地方，何況韋天民又是一個領袖人物，蘭州城內無論多高身份的將弁，也不敢不在他手內買個賬，因爲他是將軍幕內的紅人。

霍元凱見包圍的箭手們，這時忽然放鬆了攻擊，驀然靈機一動，我何不這樣去作，豈不就可以脫身逃出這道卡子了麼，好個霍元凱雖則背上還背着一個鎮守使司馬子謙，可是他掌中這口刀依然是威力不減，竟自把刀法盡量施展出來，對付韋天民，反倒不緊於逃走，韋天民也有些貪功心切，恨不得立時把霍元凱捕獲，把這叛官司馬子謙劫留下，所以這口劍也奮力進攻，兩下在屋面上走了十餘招，那草上飛韋天民在一個漁撒網的招術下，這口寶劍從霍元凱的左邊斜肩帶臂劈下來，霍元凱往左一擰身，那情形是翻身甩右臂用倒打金鐘，可是身形似乎轉得慢了些，霍元凱哎喲了一聲，草上飛韋天民的劍竟自傷了他左肩頭和左臂，霍元凱在喊聲中，身形用力一縱，向左竄出去，但是在屋面上身形一恍惚些摔倒，草上飛韋天民一聲狂笑，口中在喊着，霍元凱你還那裏走，腳下一點二次撲過來，遞劍就刺，可是霍元凱已經奮力的騰身縱躍民房的偏西一帶，逃了下來，草上飛韋天民，看出他已然帶傷強自支持。

霍元凱此番身帶劍傷他可是故意的要落這點傷痕，因為他看的太清楚，韋天民所領率的這一般黨羽，一個個全是江湖能手，這一般黨羽們也全是捨命拚力，何況更有他們所調來的精兵，全是久經戰陣的好箭手，任憑你有多大本領，恐怕也不易闖過第三道卡子，霍元凱認定了非把韋天民誘得不離自己身後，用他作自己的護身，所以霍元凱咬着牙的挨了他一劍，自己可是背瀆司馬子謙，仍然是拚命

往前逃，因為第三道卡子就是將軍行轅前，橫貫東西的這道長街，這條街道太寬，就是不背着司馬子謙，也不能够一下子就闖到對面民房的屋頂，必須往街心落，只要往街心一落，對面的弓箭連珠弩像雨一般的射過來，自己和司馬子謙非受傷不可，決闖不過去，所以霍元凱急中生智，用這種苦肉計脫身，他在眼前這片房頭上，一縱身往下一落，身軀踉蹌的往前闖了兩步。

那個草上飛韋天民，他已經看準了霍元凱身上的傷太重，他不會再逃出手去了，他在後面緊追過來，口中在高喊着：「霍元凱，我勸你不要再妄想逃了，韋老師叫你落個全屍。」可是霍元凱不止於不肯停留，腳下反倒加快，嗖嗖的一連三個縱身，已經到了臨街的民房屋頂上，他猛然往前一翻身，向街心縱去，草上飛韋天民可也到了民房的邊子上，這個霍元凱往街心一落，他忽然身軀向前一倒，口中喊了聲：「老大人，我對不起你了。」這個草上飛韋天民他因為霍元凱背着司馬子謙，這是案中主犯，總得要活口，他反到怕被亂箭射死，他腳底下用力一點，騰身躍起，往霍元凱倒下去的地方撲來，韋天民口中更高喊着，「不准放箭，」他身形往這一落，離着霍元凱還有四五尺遠，他是預備縱身過去把司馬子謙先抓住，再趁勢給霍元凱一劍，那知道他這種打算，由不得他了，兩人往下先後的竄下來，不過差着一剎那間，草上飛韋天民身形再往起縱，那知道霍元凱一挺身，往後一抖右臂，連環鏢同時打出來，一隻奔面門一隻奔胸窩，這兩支鏢打出來，真出乎韋天民意料之外了，他這變久經

大敵的人物，竟沒看出霍元凱完全是詐術，這兩支鏢打過來，韋天民趕緊的往後一甩肩頭，掌中搥往起一撩，可是這種躲避，就慢得多了，奔面門這支鏢從右耳旁打過去，把他的包頭穿破，右耳上被鏢鋒掃破，可是這利那間，霍元凱已經騰身縱起，一連兩個騰身已經翻上對面房頭，弓箭手再想射他，已經不成了，霍元凱的八卦刀那肯還再留情，這口刀舞動，把守在房頭的一隊官兵，一陣嘩亂，連傷了六七名，霍元凱已經闖過第三道卡子。

這個草上飛韋天民，險遭暗算，怒火中燒，他用手摸了摸鬢角，已經流了血，咬牙切齒的罵道：「霍元凱我要叫你逃出手去，韋天民從此在江湖道上除名，你那兒走」他腳下一點，騰身縱起，草上飛韋天民，輕身術可比霍元凱不弱，他此時怒極恨極之下，把輕身術盡量施展出來，真是疾如脫弦之箭緊追了來，可是霍元凱這一緩開手他已經出去二十多丈遠，小俠程萬里此時他竟也猛撲上來，霍元凱縱躍如飛的往南關逃，韋天民他是緊追不捨，小俠程萬里看出這個韋天民，他決不會叫師兄霍元凱逃開，程萬里一抖掌中，九煉金環，竟施展蜻蜓三抄水的絕技，嗖嗖一連三個縱身，已經追上了草上飛韋天民，口中喊了聲：「猴兒崽子，你還往那走。接傢伙吧。」嘩楞楞，這條九鍊金環，猛然一震，在這種奇形兵器的響聲中，已經向韋天民的頭頂上砸下來，草上飛韋天民，他雖則沒回頭，可是這種兵器的響聲，最刺耳，他趕忙的左腳向外一滑，右腳也往左一上步，一個鴿子倒翻身他這口劍從上

往下照着程萬里的九煉金環砸下來，韋天民他也就知道這種兵刃的厲害，他時時提防着自己的劍被九煉金環捲住，這一劍劈下來，鏗的一聲，金環往下一沉，可是程萬里猛然右臂向外一抖，一個怪蟒翻身式，這條九煉金環竟自隨着他身形倒翻過來，三帶圍腰，向草上飛，韋天民的右肋上橫捲來，韋天民趕緊左脚仍往左一撤步，身形往房坡上一撲，九煉金環從他的頭頂上掃過去，韋天民微往起一長身，掌中劍向外一展，向小俠程萬里的雙腿上斬來。程萬里一個倒蹀七星步，身軀從右往後一轉，右腳更往外一邁，這條九煉金環倒打金鐘，從他自己的右胯旁，反甩過來，金環一個圈子，奔韋天民的頭門上打了來，這一招變化的迅捷異常。

韋天民他趕忙用力的往回一帶右臂，掌中劍往起一翻，橫架金樑式，往金環下猛一封，這仗着程萬里的金環是往上倒甩，他這一劍竟把九煉金環蕩開，身形往起一長，右腳尖用力一點，全身往前一擡，一個夜叉探海式，這口劍向程萬里的右胯上刺來，程萬里此時在金環被蕩起之下，他趁勢往回一帶左手把金環前半截抓住，韋天民這一劍已經過來，程萬里雙手握九煉金環左脚一提，也是右腳尖點屋頂，身形一轉，往下一矮身，這條金環猛往外一恍，槍的一聲把韋天民的劍扇出去，這時程萬里是用了十二成力，韋天民的劍雖沒出手，可也覺得虎口發熱，右臂發麻，此時程萬里竟把九煉金環的招術，施展開奮力進攻，手底下絲毫不肯留情了，這條九煉金環招術一撥開，嘩楞楞一連串的金環暴攆着

，一招一式全帶着風聲，這個程萬里，此時安心把他絆住，爲是好叫霍元凱師兄脫身。

此時龍形八掌崔文佩也從行轅那邊退下來，他因爲雪山二醜已經全不戰自退，崔文佩也是憾着霍元凱他擋着司馬子謙老人，走單了危險太多，所以他也趕緊的騰出行轅，崔文佩看到小俠程萬里跟韋天民拚鬥，龍形八掌崔文佩他身形往前縱，想幫助小俠程萬里解決這個韋天民。

程萬里一邊動着手，看到崔文佩要來相助自己，趕緊高聲招呼：「崔老師，你趕緊接應我霍師兄，不要多管閒事了。」崔文佩答了聲「好」，他立刻一個龍形穿手掌，身形縱起，往正南如飛而去。且說霍元凱微倖闖過第三道卡子，一直的撲奔正南，這種地方就叫很難應付了，霍元凱、崔文佩、柳鴻等，一個個全是很有經驗閱歷的武林名手，全有應付非常變故的力量，可是在這種生死關頭，就難免有思慮不到，照顧不週的地方了，霍元凱這麼逃，完全錯了，在這種強敵環攻之下，就得用聲東擊西，指南打北，虛實莫測的方法，現在一直的奔正南，還是真是想南關附近脫身，這簡直是明白告訴敵人，逃走的方向了，霍元凱背着司馬子謙，提着八卦紫金刀，縱躍如飛，往南逃下來，他到是不敢過分大意，現在一個整個蘭州城內，不亞如兵山將海，每一條街道，全是佈置着兵馬，所有要緊的街道口，連民房上也全有官兵把守住，霍元凱他時時的檢那黑暗的地方，隱蔽着身形，往前闖。

一連翻過幾條街道，雖則也受過幾次阻擋，仗着他身形輕快，縱躍如飛，一連闖過好幾處伏守的

官兵卡子，離着南關已近，霍元凱可有些着急了，因為現在追雲燕子柳鴻，鉄掌方飛，陳天柱，崔文佩，小師弟程萬里，一個也沒退下來，現在城頭上有大隊的官兵，自己背着司馬子謙，想出城可不容易了，但是在這種情勢下，是刻不容緩了，自己只有拚着命的闖，霍元凱此時已經看到，只要一離開眼前這片民房，就是一個極大的難關，因為距離着城門前貼着城根下，是六七丈寬的一條街道，當中這片空地，直到城門前，沒有一點遮擋，下面已經佈置着大隊的官兵，弓箭手，長槍手，每一處全有一名武官統帶，城頭上更是一隊一隊的官兵來回的梭巡着，這種防守佈置的這麼厲害，自己想往城頭上闖，這一帶不殺他個地覆天翻，恐怕不易闖出去了。

第十章 挫伏兵圍突脫困

現在沒有遲疑思索的工夫，霍元凱只好咬咬牙，捨命一拚，一擺掌中這口八卦刀，騰身一縱從民房上竄到這片空曠的橫街，這一帶到處有燈籠火把，早有一名軍官一聲號令下，軍兵們一邊吶喊着，一邊放箭礮滿的箭像雨點一般，往霍元凱的身上射來，霍元凱把這把八卦刀舞動，刀是上下翻飛，撥打着亂箭，霍元凱已然的闖向城牆附近，這是蘭州城南關，霍元凱雖則照樣的能往前闖，他可得撲奔城門的東邊，因為總得從馬道闖上城頭，霍元凱雖則刀法純熟，可是也只能照顧三面，現在司馬子謙

可太危險了，自己一個照顧不到，老大人就容易死在飛箭之下，奔馬道得往東邊出去十幾丈，霍元凱不敢斜着往那邊衝了，只好迎頭向大隊官兵猛撲過來，霍元凱身形快，他四五個縱身，已經到了官兵的大隊這裏，官兵們雖則也各舉刀槍往上猛撲，可是霍元凱這口八卦刀，招術施展起來，院壓院噠一陣亂響，官兵們叫喊連天，東逃西竄，霍元凱鬪過這隊官兵。

立刻往東緊縱身，離着馬道還有四五丈遠，這邊雖則也有官兵撲過來，可是霍元凱不放在心上，他連砍傷了四五名軍兵，向馬道這邊一縱身，突然從馬道旁礮墩子下，飛縱起一條黑影，往這邊一落，發着一聲狂笑，向霍元凱招呼道：「姓霍的，算盤打錯了，你往那走，接傢伙。」一條十三節骷髏鞭擡頭蓋頂砸下來。

這時這座馬道上嚇啦的甩起六七支火把，順着馬道有四十多名軍兵，排成了兩排，每人是一張連珠弩，轟馬道上邊一個戴亮白頂子的武官，手中舉着一根令旗，高聲喝喊：「大胆的匪徒，還不束手就擒，你敢抗拒，非落個亂箭穿屍不可了。」霍元凱到此時知道身臨絕地，那一隻眼幾乎努出血來，好萬惡的禿髯莫小滄，他竟在這裏埋伏等候，這算完了，自己用八卦刀一邊接架着骷髏鞭，一邊破口大罵，霍元凱知道自己跟司馬子謙全得死在這，不過霍元凱安心拚死，他把崑崙劍客傳授他的功夫盡量施展出來，不過這種情形下，霍元凱眼看着就完了，背上背着人，那能够動手，可是他在拚命進招

之下，他拿好了主意，跟莫小滄是同歸於盡。

這時禿龍莫小滄，他動着手，嘴裏更說着刻薄話，他正用了手烏龍捲尾，倒甩骷髏鞭。往霍元凱的左膀上鞭打，霍元凱是不想活了，他竟自用八卦刀一個倒挑珠簾式，刀身是往他骷髏鞭的當中硬擦，霍元凱爲得把他骷髏鞭絞住了，跟着一個抖臂遞刀，往他胸前猛扎，自己可知道他必然使用鴛鴦脚踹自己，這就是誰也別想活，嘩楞一聲，刀跟骷髏鞭絞在一處，可是就在這時，霍元凱的背後是西邊，一陣嘩亂，有人在高喊着，「好猴兒崽子，你在這等死，」聲到人到，兵刃到，一條九煉金環照着禿龍莫小滄頭頂上砸下來，這個莫小滄他究竟是綠林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在九煉金環，八卦刀同時遞到，他竟自猛然一抖右臂，身軀向左一甩，他全身向左縱出去，這一來，他竟把十三節骷髏鞭撤出去，躲開了九煉金環，霍元凱的八卦刀也戮空，就在這個時候，三方面是同時的發動，馬道上面站着那個武官，他正在舉着令旗，指揮馬道上的箭手們，以連珠弩攔射霍元凱，不過他令旗才一舉，話還沒喊出，這個武官死得可真冤枉，整個的一塊城牆，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砰的一下砸在他腦後，連喊全沒喊出聲，身軀栽下馬道，死在磚墁子下。

這個小俠程萬里，九煉金環砸空之下，口中却在招呼：「師兄，趕緊往上闖。」他口中喊着，掌中九煉金環往外一甩，身形隨着這個九煉金環縱出去，正追上禿龍莫小滄，九煉金環的環頭，照着

小滄的脊背上點去，莫小滄他的身形往邊邊一落，背後金環已經打到，他趕緊的雙臂向左一恍，左腳向外一滑，身軀向下一矮，這條十三節骷髏鞭盤旋橫掃，反往小俠程萬里的左肋後捲來，他這條兵器也十分厲害，招術只要往外一撒，帶着一股子勁風。

小俠程萬里也因爲事已緊急，草上飛韋天民雖則被自己九練金環又掃傷了右臂，但是他必要跟蹤趕到，此時九練金環點空，可是小俠程萬里把丹田氣一提，全身的力量完全貫到右臂上，腕子上一用力，把這條九練金環就在自己面前猛的一頓，微向左抖，一個烏龍攪海式，這條九練金環，起着水波浪式，嘩楞楞一聲響，所有的金環全震動了，禿龍莫小滄的骷髏鞭，已經橫捲過來，這條九練金環，兜着他骷髏鞭下往上一翻，岡啷的一振，捲在骷髏鞭上。

程萬里猛然一振右臂向外一抖，可決不敢用橫身蹙子腳踹他，因爲這種勁敵，使用這種招術，稍慢着毫厘就容易把他把腿骨斬傷，程萬里這種用猛力往外帶，莫小滄他也是照樣的向右一恍身，往回下奪，此時二人完全作了同樣的打算，兩下裏並相往外一抖，鞭環在一聲響，可是兩個人同時往前撲，兵刃甩出去，兩下的左掌全往前遞，叭的一下兩下的掌對在一處，趕緊的各自往回一收式，禿龍莫小滄此時可吃了虧，他原本在將軍行轅，已被程萬里九練金環點傷他右肩頭，雖則傷不重，可總比平時力量減去三分，兩下裏對掌抽招之下，全覺出腕子疼痛，手掌發熱。

可是程萬里比他快着一招，往回一撤左掌，這條右臂猛然把九練金環向後一帶，倒打金鐘九練金環從自己的右胯旁翻回來，身形隨着金環往外之勢，斜翻身，這條九練金環的環頭，到了莫小滄的左耳旁，他趕忙往下一低頭，嘶的一下，把他頭上的包頭掃破了一塊，頭皮也受傷，莫小滄在這種情形下，他依然不肯立刻示弱，十三節骷髏觀隨着身形疾轉，嗖嗖一連就是兩個盤旋，可是這個綠林怪傑，他到了什麼時候也總透出比別人難惹來，明着是敗在程萬里的九練金環下，可是他在盤旋疾轉中，眼光已經望到霍元凱背着司馬子謙衝上馬道。

上面的箭手們，一片呼號喊叫，從磚垛子上面連摔下三四個來，其餘的官兵那還敢阻擋，互相逃避，往馬道下竄，霍元凱已到半腰，莫小滄他竟在這時依然要下毒手，他一個潛龍昇天式，隨着他骷髏鞭疾轉之式，身形縱起往馬道上撲去，他這一手可厲害，他是安心把司馬子謙置之死地，只要他追上去，一骷髏鞭先把司馬子謙砸死，自己再向東逃去，依然能脫身，他這種動作非常快，身形縱上馬道，他可提防着這個程萬里跟蹤撲擊，身形縱起，已經左手探入囊中，把白羽箭扣入掌心，趕到身形往馬道的斜坡一落，一斜身，左手用足了力，把這支蛇頭白羽箭向後打出去，程萬里正是跟蹤撲過來，可是這條九練金環已經隨着身形縱起之式，向前甩出來，白羽箭迎面打到，程萬里趕緊的全身往下一沉，右臂微往左一恍，把這支白羽箭磕出去，可是這種時候，就是爭毫厘之差。

禿龍莫小滄箭打出來，他往前微一縱身，骷髏鞭已經抖起，這個東西他是真萬惡，他是一聲不響，照着霍元凱的背上砸去，程萬里這時可喊出了口，不過他師兄二字雖然招呼出，霍元凱再回身招架就來不及了，司馬子謙非被他骷髏鞭頭砸死不可，就在這條骷髏鞭往下落，鞭頭離着司馬子謙也就是二尺多，此時突然城頭上，一聲怪叫，悠的一下，一名軍兵從城頭上被人拋下來，正好往霍元凱和莫小滄的當中落，這名軍兵，整個的身軀砸在他骷髏鞭上，鞭沉下去，霍元凱警覺之下，已經縱身一縱竄上城頭。

城頭上的軍兵，正在東西亂竄，呼喊叫罵，火把燈籠，順着馬道和壕口邊飛下來，軍兵們互相碰撞，並沒看到敵人的蹤影，霍元凱再一衝上來，這口八卦刀連砍翻了兩名軍兵，其餘的軍兵奔勇，全是拚着命的往東西逃去，莫小滄他的骷髏鞭被這名軍兵砸下來，軍兵的身軀順着斜坡往下滾，他用力的一往回一帶骷髏鞭算是撤出來，可是程萬里此時已經撲上來，九鍊金環照着莫小滄的後腦上砸下來，可是程萬里這條九鍊金環掄起，突覺得背後，一股子勁風撲到，這種馬道上沒有多寬的地方，在這上面，最不容易閃避，背後的風聲勁疾，程萬里他把撒手的招術，趕緊往回一帶，身形向左一縱，向馬道下竄下去。

這次程萬里若不是這麼閃避，非死在韋天民的這口利劍下不可，他是跟蹤趕到這裏，城頭上的情

形，分明是犯官司馬子謙已經脫身逃出蘭州，自己算是一敗塗地了，所以這次，他蓄足了力，裸身而進，猛撲上來，程萬里微倖逃開他的暗算，這時莫小滄返身往下退，韋天民恨聲招呼道：「莫老師，就這麼，任他們逃去不甘心，追」禿龍莫小滄此時也是力盡筋疲，並且他另有陰謀詭計，不便在這裏說出來，韋天民這一招呼他，他弄得好僵，只好答了個「好」字，返身往馬道上撲時，城頭上軍兵已經逃得乾乾淨淨，燈籠火把竟全拋下城來，上面是黑沉沉，在他剛一翻身的剎那間，從城頭上悠悠的一連就是三塊城磚打下來，莫小滄跟韋天民，趕緊的縱身閃避。

那韋天民他更因為程萬里翻下馬道，他趁勢一斜身向馬道下面竄過來，莫小滄幾乎爲上面的一塊塊城磚砸傷，趕到他也翻下馬道，草上飛韋天民再找程萬里，不知他逃向那裏，順着城牆下所有佈防的軍兵，死傷了好幾十名，此時依然由帶兵官督率着往這邊撲過來，韋天民跟莫小滄順着城牆邊往東，他二人一同撲奔東邊的第二一個馬道，因爲順着城內，每隔一箭地，必有一處馬道，是巡城官兵上的道路，他們想往這邊馬道翻上城頭，好查看司馬子謙和這一班江湖道逃走的方向。

可是這兩人才出來不遠，眼中忽然看到偏着西北東北連續的全起了火，所有各街道上的軍兵，也在吶喊着：「了不得城守營衙門，火燒的太厲害了，鎮守使衙門也着了，行轅那邊怎麼也有了火亮子」這一來韋天民跟莫小滄難則已經趕到第二個馬道這裏，敵人是一個不見，城裏的軍兵，一片喊殺的

聲音，在各街道上奔馳着，韋天民已經翻上馬道，此時城頭上把守東南角一大隊軍兵，已經往這邊撲過來接應，但是這種軍兵沒有用？犯官已經逃出城去，城裏一處處起火，韋天民站在馬道上面，往城裏四下裏張望了一眼，恨聲說道：「我韋天民，這麼一敗塗地，太不甘心，這可是逼着姓韋的作狼心辣手的事了，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廟。」莫小滄此時提着骷髏鞭湊到近前，冷笑着說道：「韋大人，丟人現眼，栽跟頭現世，不是你一個人，在蘭州城內，只要是我們一班同道，有一個算一個，韋大人，人已走脫，你急合子有什麼用，咱們還是趕緊回去看看行轅那邊，別再出了什麼差錯。」韋天民哈哈一笑道：「諒他們還不敢動將軍一根汗毛吧。」莫小滄却悄悄的扯了韋天民的衣服一下道：「韋大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今夜除了倒運的官兵，死傷了不少人，我們弟兄不是還活着麼，慢慢的往後看。」韋天民他立刻會意，莫小滄足智多謀，他分明是另有打算，自己不便再說什麼，只好是找到了護城的統兵官，分派一下，守城的守城，救火的救火，他們竟自翻回行轅。

且說霍元凱他飛登城頭，自己雖則也砍傷了幾名官兵，可是他已經看出城頭上有人暗中相助，自己一時間還看不出來人的蹤跡隱匿在那裏，霍元凱竄到城牆的外垛口，此時追雲燕子柳鴻，鉄掌方飛，陳天柱三個人從東邊的第二個馬道上闖上城頭，撲奔到這裏，正好跟霍元凱會合一處，他們早預備下一條五丈長的絨繩，把他套在一個城垛子上，叫霍元凱緣繩而下，柳鴻等全跟着翻下城來，程萬里

也跟着退出城外，在城下聚合之後，此時可就短龍形八掌崔文佩，此番雖則把司馬子謙救出來，可是雪山二醜竟自暗中調度，以陰謀辣手，對付一班風塵俠隱，暗襲鉄秋林，火燒飛仙觀，更入洗馬莊，掀起一片凶風惡浪，第三集一一敘出。

（二集完）



上海勵力出版社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昆仑剑 武侠技击长篇小说 2

作者=郑证因著

页数=88

SS号=13247282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励力出版社